

南寧雷 毅編著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發行所 民國大學出版部

# 序

世界之局勢。固無日不在戰爭漩渦之中也。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在稍明國際事實者。對於風雲遞邇之所至。厥有如下之兩點。

一、近東問題。自經世界戰爭粗得解決而後。其競爭之續結。已移於遠東。即西人所謂之遠東問題。其實即中國問題。

二、蘇俄介乎歐亞之間。因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衝突點。亦以歐亞間爲最烈。歐洲方面。自得羅加洛條約稍解糾紛後。其爭潮已趨於遠東。焦點即在於中國。

基此兩點。故中國問題。即世界問題。對於爆發世界戰爭之危險性。其所含之大。迨無倫比。或者世界列強岌岌所擴張之軍備。其將用之於中國乎。然中國一旦有事。則必始於東三省。蓋東三者。乃無異於近東之巴爾幹也。其形勢則赤色逼於西。白色迫於東。兩色之背後。復隱隱有無數之旗幟。閃爍輝映。複雜錯綜。正義乎。強權乎。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默念此態。誠令人不寒而慄矣。乃吾國人。尙困於醉夢之中。非內爭自戕。則浮囂自敗。不以自強爲依歸。專以依賴爲能事。雖拒日固同歸一致。而親俄乃不謹冒嫌。殊不知俄固無殊於日耳。約略言之。如蘇俄與日復交。承認玻茲瑪斯條約爲有效。則依然瓜分吾國之南北滿。更

超過波茲瑪斯條約而佔外蒙。據唐督烏梁海。擾新疆。其餘之不歸還中東路。與松黑兩江之航權。尤無論矣。反觀長春以下之南滿。則又何如。國人反對日本之聲。固不必論。而蘇俄者。一方既與日本約平分南北滿之權利。一面又因襲帝政時代之故技。以表示其不平。乃國人不察。多墮術中。嗚呼過矣。孟子曰。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逭。又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吾人欲談救國乎。自求多福在我而已。雖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吾人欲戰勝疆場或外交壇坫乎。則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將來。實有從事研究之必要焉。

雷殷於民國大學 十五年六月五日

#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雷



## 一、緒言

去年奉天內部戰鬪。日本增加南滿軍隊。尙未撤退。而俄國又以中東路運軍須付現款事。掀起中俄間之惡潮。蓋因東三省。自中日日俄戰事而後。其與亞東之關係。實無異於近東。東三省之競爭。兼政治經濟問題而有之。其形勢嚴重。過於巴耳幹。意者第二次之世界戰爭。東三省亦爲其爆發點之一歟。是則關心世界大勢者不得不加研究。關心於國家之存亡興廢者。尤不得不潛心研究也。

## 二、東三省過去之歷史

東三省。卽奉天。吉林。黑龍江也。在奉天一省。周代以前。爲青幽二州之域。戰國則屬燕地。漢爲遼東遼西玄菟三郡地。晉係慕容氏馮氏據地。後入于高句麗。唐入渤海。五代及宋。陷契丹。爲其東京南京地。後入女真蒙古。明初屬遼東指揮使。清天命七年。建東京于遼陽。十年。自東京遷瀋陽。天聰五年。尊爲盛京。順治十四年。置奉天府。此奉天之歷史也。其次吉林。周以前亦爲肅慎地。漢晉爲挹婁地。後魏勿吉。隋靺鞨。唐渤海地。宋爲契丹女真地。元置軍民萬戶府五。明初屬建州毛懶等衛。其後滿洲崛興如此。順治十年。設寧古塔

安邦章京。康熙元年。改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十五年移駐吉林。此吉林之歷史也。至於黑龍江。平古亦屬肅慎。漢爲鮮卑。北魏時爲北扶餘。勿吉。室韋諸部。隋黑水靺鞨地。唐遼水府。遼上京。金蒲輿路。元開元路。明朵顏衛。清初視爲邊衛地。與吉林省同。此爲黑龍江之歷史。由此觀察。可知此三省在未入吾中國以前。所有住居該地民族。世爲吾國之邊患。迄入吾國以後。如元太祖之據以蹂躪歐亞。其丰功偉烈。尤令人有可想見者。而有清亦崛起于茲。入主中夏。計二百數十年。可知其地位之重要也。

### 三、東三省之形勢與滿清政府治下之時代

東三省之形勢。居陸臨海。在吾國以之爲對外。則足以屏蔽關內腹地諸地。爲關外發展之根據。以之對內。則爲居高臨下。勢若建瓴。蓋遼金元清之足以支配中國者。其關係皆由于此。至於交通。則中東路西接西比利亞直貫歐亞。東接海參威控制太平洋。南下旅大臨渤海包舉天津上海南洋等地。沿京奉路入關則足以扼北京之喉口。繞內蒙古以利用京張路則足以拊北京之背。西向出朝鮮。臨日本。則可以制日人之北進。扼京綏。便直接以牽制中原。故東三省之存亡。匪獨北方之屏蔽。實足以繫國家之死生。所惜者。在昔滿清以禁臠視之。不使及早開闢。致來外人覬覦。以成爲今日國際競爭之局面。蓋昔者地利未闢。滿目荒蕪。無人淺意。乾嘉而後。俄人東侵。外患日亟。始漸開放。然猶視爲發祥之禁地。不許漢人入內。於

是空穴來風。日人垂涎於前。俄人攫奪於後。直至日俄戰後。始稍開放。光緒三十三年改行省。置官命吏與內地等。然已晚矣。乃者東西廣約二千八百里。南北長約三千里。面積約三百六十餘萬方里之東三省。名爲中國所有。其實際全權不啻分操於日俄二國人之手上。滋可痛矣。外附現行之疆界如次。

### 附東三省疆界

東三省地處極邊。東北兩面。接近俄疆。南與新亡之韓國爲鄰。惟迤西一面。界於蒙古直隸西南一隅。瀕於黃海渤海。試分段紀錄如次。

東界 吉江二省。東境皆與俄國接壤。吉林省東界。自清光緒十二年。經督辦邊務吳大澂。與俄員重訂界約。增立界牌。自是遂爲定界。今界牌多已圯廢。或被遷移。然其地望可考。言界者猶得引以爲證焉。計自圖們江下游左岸之長嶺子起。(距海口三十里地名防川項)有土字界牌。(吳大澂勘界時仿伏波故事建銅柱而刻銘其上曰疆域有志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今已爲俄人遷入伯利博物院作陳列品矣)迤北有墩字薩字兩牌。又北至瑚布圖河源。有帕字界牌。循瑚布圖河至河口。有倭字界牌。經綏芬河而北。取子午線偏西十二度。北至東清鐵路五站。取子午線偏東三十度。東北百里。至密山縣界。迤北有那字界牌。又東北有瑪字界牌。又北偏東有拉字界牌。由此東南至興凱湖西岸白稜河口之北。有喀字界牌。逾湖而東至松阿察河口。有亦字界牌。(現已移至河口北二百餘步詳後)由此東北以松阿察河及烏蘇里江爲天然之界水。至烏蘇里江口(伯利對岸)有耶字界牌。(現已移至通江西岸詳後)自土字界牌至此。概與俄屬東海濱省爲界。(以上吉林東界)自耶字界迤西。緣洮同江至哈河口。(松黑兩江會合部)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四

迤西北緣黑龍江。（以上黑龍江東北界）與俄屬之阿穆爾省爲界。

南界 自圖們江口以上三十里之土字界牌起。曲折緣圖們江流。至其發源處之紅丹水。與朝鮮之咸鏡道爲界。（以上吉林南岸）過分水嶺。（即長白山支阜）至鴨綠江源。迤而南。復折而西南。緣鴨綠江至鴨綠江口。與朝鮮平安道爲界。自鴨綠江口迤西南。沿遼東半島南岸。至老鐵山嘴。瀕於黃海。（以上奉天南界）

西界 自遼東半島之老鐵山嘴。起東北。沿遼東灣海岸。轉而西南。至山海關附近之海岸。瀕於渤海。自海岸循陸迤北。以長城之一部。及柳條邊牆。暨科爾沁左翼地。界於直隸省。復以洮南西境科爾沁右翼地。界於內蒙古札魯特旗。（以上奉天西界）折西北。以納墨爾根河。界於內蒙古烏珠穆沁旗。（以上黑省西南界）復以呼倫貝爾之西境。界於外蒙古卓臣汗部。復自滿洲里迤而東北。緣額爾古納河。界於俄屬之拜喀爾省。

北界 以黑龍江之一部。與俄屬之阿穆爾省爲限。

以三百餘萬方里之地。而三面鄰於強敵。此危局也。沿邊數千里。雖以黑龍烏蘇圖們鴨綠諸巨川。劃分境界。然其不足以限中外也審矣。今者黑龍之左岸。烏蘇之右岸。俄國兵屯密布。時或越疆潛入。伐我森林。掘我礦產。燬我農民。我國無如之何也。圖們鴨綠以南。日本師團麇集。殖民勢力。既已深侵内地。我國無如之何也。且也旅大租而海防之權失矣。內地駐兵。而陸防之權失矣。東清南滿之鐵軌既設。松花黑龍烏蘇之航路既開。而內地交通之權失矣。沿鐵道三十里內。得有採礦權。而土地礦產之權非我有矣。銀行公司。偏布內地。使我小資本家。無以自立。而人民之生命奪矣。扶藩破籬。蓋已匪伊朝夕。茫茫東土。尙得謂之國界也乎。

四、日人北進與東三省  
東三省。寶藏之地也。農業之麥米。大豆。玉蜀黍等。除供給東三省與日本外。尙足以供給

歐洲各國。其次則林業。葱鬱森蔚。隨處皆是。鑛業則煤，鐵，五金。遍埋地下。漁業則沿海沿江。取之不盡。其利至溥。黑龍江下游之魚皮韃子族。衣與食皆以魚爲之。卽此可以知魚利之豐富。地廣而腴。人稀而惰。日人之必欲取而有之者勢也。

日本島國也。米，麥，煤，鐵，羊毛棉花，皆感不足，而日本人口生殖率之速增。又駕乎世界。在民治初年。尙不過三千餘萬。民治末年，四千餘萬。而今則已五千餘萬。尙未合計朝鮮台灣諸地人口在內。（共計七千四百餘萬）人衆地瘠，雖欲不向外侵略亦安得已。向外侵略之最便者爲北進。北進之首衝。厥爲朝鮮。朝鮮吾屬國也。本箕子之後。古曰高句麗。又曰高麗。在漢武帝時。曾隸漢版圖。自唐以後。世世朝貢。元世祖欲征服日本。亦由此出兵。迄清朝定鼎後。太宗親征。朝鮮歸順清室。受冊封。奉正朔。由是可知朝鮮與吾國之關係。旣深且切。非等尋常。而其所處之地位。則尤爲東三省之屏蔽。故日人欲侵略東三省。遂不得不併吞朝鮮。首乃慾患其獨立。以分離中韓宗屬之關係。光緒元年。日韓訂江華條約。扶植日本勢力。光緒七年。因太院君之亂。又訂利物浦條約。而當時吾國。則固不解外交爲何物者。對於此兩約。雖曾反對。仍未爲積極之動作。至光緒八年。見日本在韓勢力。增進不已。始定干涉政策。李鴻章袁世凱爲駐韓全權委員。以二千兵駐韓京。與閔氏一族所謂守舊黨者相結託。以對峙之親日獨立黨。互相利用傾軋。其結果釀成光緒十年京城之變。卒訂天

津條約。承認韓國有事。中日兩國或一國。認為必要出兵之時。先行文知照。然後出兵。迄光緒二十一年。中日戰爭之後。訂結馬關條約。遂承認韓國獨立。於是韓國既去。而遼東半島亦被處分。茲節錄江華。利物浦。天津。各關係條約如次。

### 江華條約

一 韓國為自主之邦。與日本有同等之權。

二 韓國於沿海二處。開通商埠。(光緒六年開成鏡道之元山津十六年開京畿道之仁川)

三 韓國沿海。任日本人自由測量。

### 濟物浦條約

一 捕究兇徒嚴懲渠魁。

二 倘死者恤金五萬元。

三 償兵費五十萬元。

四 自後日本以軍隊駐京城衛護公使館。

五 兵營設置之費用。歸韓國負擔。

六 遣大使往日本謝罪。

自後賠償兵費五十萬。除已交付十萬外。餘則由日本以退還手續。交給朝鮮政府。作為辦理新政費用。恰如以退還庚子賠款之方法。而辦理文化事業。前後如出一轍也。

## 天津條約

一 中日兩國，駐紮韓國之軍隊，四個月內各全數撤歸，

二 中日二國，皆不派員敎禁韓國軍隊，

三 將來韓國有事，兩國或一國認必要出兵之時，必先行文知照，

此條約成，中日兩國對於韓國之勢力。歸於平等。是爲吾國斷送韓國與日本之第二步。蓋自日本公使竹添慤惠金朴爲亂，與井上馨過索賠償之後。韓國上下。皆疾惡日本之所爲。有全倚賴於我國之勢。若斯時吾國嚴持宗屬主義。縱不增重宗主權。而扶持固有之權利。已非日本之所能抗。乃事不出此。竟爲平等關係之約。其放棄中韓之宗主權益明。

## 五、俄人東侵與東三省

日人之北進侵略也。遠在俄人之後。而俄人之東侵也。則先於日人一百餘年。當俄國彼得大帝在位時。欲圖出海。振興工商業。以強其國。乃決定南下黑海。出君士但丁堡以爭地中海之霸權。無何爲英法所扼。迭次大戰。卒不得逞。復次欲出波羅的海。與英人衝突尤甚。不得已乃移其西方之視線。遠注東方。經營西伯利亞。至康熙時。在雅克薩及尼布楚等處。進行益力。乃與吾國衝突。康熙二十八年。吾國以軍備爲後盾。與之締結尼布楚條約。頗得勝利。自後咸豐八年之璦琿條約及天津條約。十年之北京條約。則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

諸地，盡被俄人蠶食以去。璦琿條約及天津條約。爲與英法聯軍入京之共同動作而得。北京條約。則爲藉口調停英法退兵而得也。茲節錄條約如次。

### 尼布楚條約

- 一、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屬中國，嶺北屬俄國，
- 二、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南屬中國，領北屬俄國，領南岸肩勒克河，俄人房舍，悉遷於北岸，
- 三、毀雅克薩城，凡俄國住民及用物，盡行遷往俄境，
- 四、兩國獵戶人等，不得擅越國界，違者拏獲送該管官處，罪上十人十五人之圍犯禁者，奏聞正法，
- 五、兩國人民，帶有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 六、兩國彼此不得收留逃人，

### 璦琿條約

- 一、黑龍江北岸，全爲俄羅斯領地，但原住精奇里河以南之滿洲人民，仍得永久在原地居住，歸中國官吏保護，俄人不得侵犯，
- 二、自烏蘇里江至東海岸之地，作爲中俄兩國共管之地，
- 三、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限於中俄兩國船舶通航，准兩國人一同交易，

兩國共有之烏得河流域，亦放棄淨盡，且烏蘇里河東之地，作爲公管，其實彼等地境，我國居民甚稀。與棄地無異，本約之所謂松花江，中國主張，則謂指黑龍江下流，即自松花江口至黑龍江海口之下流言，俄國主張，則謂指橫貫滿洲內地之松花江言，遂起後來無窮交涉，

### 天津條約

- 一 國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外務大臣逕行文中國軍機大臣或特派大學士，其兩國中央政府與地方官之一切往來照會，俱按平等禮式。
- 二 除從前所定邊疆陸路通商外，允俄國得由海路至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七處通商，若別國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例照辦，
- 三 俄國在中國海口通商處，得設領事官，又得派兵船停泊該處以資保護。
- 四 通商處中俄所屬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或代理員會同辦理，
- 五 准俄國人得由通商處，進內地傳教，
- 六 所有未定邊界，由兩國派員秉公查勘。
- 七 日後中國若有侵待他國通商等事，俄國一律享有，

英法聯軍陷北京，文宗狩熟河，北京陷於無政府，恭親王年少。不敢出任和局，俄人乃乘機出任調停，並担保恭親王無禍患，恭親王始與英法大使會於禮部衙門，（禮部衙門與俄公使隣近）訂北京媾和條約，迨聯軍退出北京之後，俄人乃要求將兩國共管之烏蘇里江以東至海之地，割讓與俄國，以爲報償，恭親王等欲拒不能，遂於咸豐十年十月初二日，與俄公使增

訂北京續約十五條，其重要者如左，

北京約條

一、兩國沿烏蘇里河，松阿察河，興凱湖，自溝河，湖布圖河，珲春河，圖們江爲界，以東爲俄國領，以西爲中國領，  
二、西疆未勘定之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及中國常駐卡倫等處，立標爲界，自雍正五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碑末處起  
，往西直至齊梁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爾圖淖爾南，至敷罕邊境爲界，

三、俄商由恰克圖到北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亦准爲零星貿易，許俄國於庫倫設領事官一員，

四、中國許開喀什噶爾，照伊犁塔爾巴哈台試行貿易之例，一律辦理，

璣琿條約，舉黑龍江北大興安嶺以南之廣大區域，割讓與俄國之後，不數月，依此條約，復  
割棄烏蘇里河東九萬三千方哩之地，於是俄人數十年侵略中國之經營，乃大告成功，不與  
我國交一砲，損一兵，徒憑陽言親善，口頭欺詐，得阿穆爾全省與東海濱省之南部大區域。  
(俄國得黑龍江北地，區劃爲阿穆爾省，得烏蘇里江東至海之地，劃入東海濱省之南部。)在  
俄國得之爲殊遇，在我國失之爲創聞，回顧尼布楚恰克圖締約時，不啻天淵之別矣，茲錄俄  
人蠶食我國土地記如次，以見一斑，

俄人蠶食我國土地記

有明之季，滿清崛起塞外，兵力所至，莫不潛伏，旁及使犬使鹿使馬諸部，皆威而服焉，衝其疆域，東至海，北遼外  
興安嶺，西北至貝加爾湖，除今之東三省外，實據有西伯利亞之東半部，苟撫而有之，足以雄視東洋，輾捷歐美，豈

特臨駁中夏而已，乃清人入關以後，一意內擣，視塞外沃沮之地，不甚愛惜，俄人居兵東下，蠶食日逞，三百年間，剝削殆盡，今俄屬之東三州，皆滿洲之舊壤也，撫今追昔，有不勝淒愴之感者矣。

庫貢島之喪失，島在混同江口外，庫貢亦作庫葉，蓋即苦夷之轉音也，海國圖志作黑龍嶺（圖志亦作庫貢島）水道提綱作大長島，（水道提綱云，大長島爲黑龍江口海中大護沙南北袤長一千六百餘里東西最闊三四百里或一二百里地形天矯如游魚中脊有山連峯自北至南松林相望蜿蜒不絕水分流東西入海近海平地有居人數處其山有名者曰英額申山正居島中其水西流入海者有八東流入海者有九）大清一統志作大洲（一統志云吉林寧古塔所屬大洲在城東北三千餘里混同江口之東大海中南北二千餘里東西數百里距西岸近處僅百里許有山曰圖可蘇庫其長竟洲林木深翳有小水數十東西分流入海）會典圖說亦然（會典圖說云三姓城所屬海以外當混同江口之東有大洲亘千里洲之上西有博和畢河汪艾河低巴努河滔忒呼河楚克律河楚拉河特首河對河俱西河東有額里野流皮倫圖河薩伊河達臺河郭多和河塔塔瑪河努烈河啓社什河阿當吉河俱東流皆入於海）皆同地而異名也，其以庫貢爲此島之專名者，見於地理全志，（地理全志云庫貢島在吉林之東長二千里廣數百里總計八十萬里南北峯巒聳翠林木繁榮中央平原坦闊間有數澤沿海之處下陷砂礆水漫氣候嚴寒霧露迷離五谷不登少有叢聚以漁營生貿易止通吉林間通日本人身短小言語文詞自成一律又曰有庫貢海峽在庫貢島吉林之間有北路西峽在日本庫貢島之間）日東稱爲韓太島，二曰唐太，又稱柯太，俄羅斯則稱之爲薩哈連島，以與哈連烏拉相對故也，（滿語稱黑龍江爲薩哈連烏拉薩哈連黑也烏拉水也）此島本爲滿洲領土，觀一統志及會典圖說所載昭然不疑，姚文棟等邊論云，（經世文續編洋務門）庫貢島在混同江口，如崇明之鎖鑰長江，台灣之屏蔽浙閩，國初此島，原隸版圖，不知何時爲日本所據，三易主而歸俄，東三省境地日蹙，遂肇於此，至此島以何時隸屬滿清，官私記述，均無詳確紀載，惟聖式江勘方備乘等書，載滿洲天命元年（明萬曆十四年）七月丁亥，清太祖努兒哈赤遣大臣安費揚古尼爾漢

率兵二千，征東海薩哈連部，二臣行至烏勒簡河，剝舟二百，水陸並進，取河南北三十六部，八月丁巳，駐營黑龍江南岸，江水當以九月始冰，是日衆見他處未冰，獨滿營近地距對岸二里許結冰如橋，約廣六十步，皆以爲異，安費揚古扈爾嘆曰，觀此冰橋，天佑我國也，遂引兵以渡，取薩哈連部十一寨，天命二年，遣兵四百，收瀕海散處各部，其島居負險者，剝小舟二百，盡往取之，又云，庫貢部海島袤廣埒台灣，近混同江海口，其島雜有赫哲費雅哈鄂倫春之人，而庫頁爲大，殆卽國初往取者，今與貢貂之赫哲諸部，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八旗云，據以上所紀，似庫貢島之隸屬滿清，蓋在天命二年，惟當時不編佐領，在使馬使鹿使犬諸部之外，等於羈縻之土番，故開時未幾，漸與滿洲脫離關係，而日俄兩國，乃進而覇食之矣。

查俄人侵略遠東，始於中國明末清初時代，一千六百三十九年，（明崇禎十二年清崇德四年日本寃永十六年）達於極東鄂霍司克海岸，一千六百四十三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日本永寃二十年）至堪察加，一千七百六十五年（清乾隆三十年日本明和二年）達千島，漸次蠶食各地，未幾，勘至庫貢島，輸送囚徒，始開漁業鑿業之利，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清乾隆五十四年日本寃政元年）以後，遂於庫貢島南岸母子泊地方，置政府，設監獄，立教堂，駐守備之兵，又復移殖住民，謀實業之發達，而日本人之蹤迹，亦於是時至該島矣，日本人之觀察庫貢，始於安永六年，（清乾隆四十二年西曆一七七七年）松前藩士新井隆助，巡行該島之南部，至大明六年，（清乾隆五十一年西曆一七八六年）幕府亦派大石逸平，巡視該島，然此時尙無所設施，迨至寃政元年之夏，（清乾隆五十四年西曆一七八九年）俄人至該島之西岸測量，且加強暴於土人，又至格南里肆行劫掠，於是松前藩，始令高橋清左衛門至西拉奴，建交易所，開漁場，是日本人於庫貢島置員之始也，計此次巡視，西岸至孔達，東岸至雪蘭，惟向北不得進，乃歸南岸於楠溪，置納稅所，又於西岸脫奇奔，設事務所，集土人於此二處，施懷柔之政策，於是該島南部，似爲松前藩所領屬矣，寃政四年，（清乾隆五

十七年西曆一七九二年）幕府復派屬吏最上德內常矩，和田兵太夫與恒等，至庫頁島，西岸發見克蘇蘭，東岸發見土富士，後至享和元年，（清嘉慶六年西曆一八〇一年）函館奉行屬吏（函館地名奉行職名）高橋次太夫一貫中村某，更受檢察之命，西至沙耶，東至內富士，向北亦不得進而歸，如是數次，終以水陸險惡，難於深入，東不適至雪蘭，西不過至沙耶，不得再向北進，至與俄國之界限不分，時日人頗憂之，然俄國檢察益力，屢發海軍船至東岸測量，並要求於該島開埠，與日本通商，於是日俄之間，頗生輕覬，其後屢議劃界，屢阻，至慶應三年二月，（清同治六年西曆一八六七年）始於俄京彼得堡，訂兩國雜居之約，及日本維新之初，岡本監輔等極言此島之利害，要求政府不可放棄，於是日政府乃於庫頁島，置開拓使以管理之，并欲以全島為日本所專有，派外務大丞丸山作樂開拓判官岡本監輔等為委員，至庫頁與俄官談判，俄官不應，自是以後，經多次之紛議，迄未能定，至明治八年五月，（清光緒元年西曆一八七五年）兩國立約，以千島與庫頁交換，于是全島遂為俄國所佔領，及日俄之役，日本岡中將率北遣艦隊，於明治三十七年七月，（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進佔庫頁島，這樣茲茅斯和約成立，俄國割庫頁島之半，（以北緯五十度為界）以畀日本於是此島復分處於日俄兩國焉。

興安嶺以北，額爾古訥河以西諸地之喪失，當十五世紀之初，俄羅斯尙分為多數之部落，被凌於蒙古人，自莫斯科公國起，漸至興盛，意文三世，大破蒙古諸汗國，意文四世，使士格力弗越烏拉嶺，蠶食西伯利亞，時哥薩克族首領鐵木克，富有才略，率其部下，以行略尼耳俄比兩河間地，託拔斯克，託莫夫斯克，葉尼塞斯克，亞庫次克，鄂霍斯克諸城，相繼建立，經營既著成效，益謀擴張版圖，遂注意黑龍江流域，至十七世紀中葉，有冒險家波雅克夫，承亞庫次克政廳之命，深入東方，沿黑龍江而東，直達下流，縱渡鄂霍斯克海，漂至烏蘇里江口，復溯河越山，歸亞庫次克城，往返凡歷三載，（一六四三年至一六四六年，其後三年，（清順治六年）復有冒險家克白賴夫躍起，大告奮勇，於亞庫次克總督，

募義勇兵七十名，達圖黑龍江，清順治七年，（西曆一六五〇年）破黑龍江索倫酋長，及附近諸部落，明年亞庫次克敗，更募兵以佐之，再犯黑龍江，時清方有事中原，遼圉遠遠，未遑兼顧，致俄人得逞其野心，侵占雅克薩河流域之地，築城駐兵，以守漸侵，及烏蘇里江口阿槍部落，克白賴夫尋北歸，繼其後者爲司勒怕諾，屢入航黑龍江，而覬覦滿洲，順治十六年，（西曆一六五八年）察古塔副都統沙爾胡達，再發兵征之，司勒怕諾陣亡，殘衆遁歸亞庫次克，暫時掠黑龍江諸部落，爲邊患，康熙二十一年（西曆一六八二年）中原事定，聖祖乃決意移兵征俄，自是黑龍江沿岸，遂爲中俄兩國之戰場，康熙二十四年，清兵永陸並進，攻破雅克薩，燬其城，尋退兵，璣揮俄人，復據雅克薩築土壘守之，明年，清復進兵圍雅克薩，方相持間，而清廷退兵議和之詔忽下，（俄國自亞力克士席歿後諸子相爭彼得大帝嗣位登基，受制於異母弟無實權以統馭羣下緣是遠東戰爭不克應援方欲乞和於清會清帝致書俄皇歷述頻年寇邊之曲俄皇乘此機會遣大臣齋晝來北京請敦夙好清帝亦不願勞師糜餉竟允之俄使又請先解雅克薩之圍又從之即飭薩布素引軍還愛琿議和之局遂開）康熙二十六年（西曆一六八七年）俄政部派飛多羅爲大使，東來議和，以色楞格斯克爲議和地點，次年五月，清命內大臣索額圖終國綱，尚書阿爾尼等爲欽使，北京耶蘇敎宣教師法人張誠，荷人徐日昇，參預機宜，並以重兵爲護衛，行至外蒙古，會喀爾喀與準格爾稱兵，道阻難行，遣從官間道告飛多羅，約以明年會議，遂就歸途，明年，飛多羅由色楞格斯，克進至尼布楚，遣使告北京政府，索額圖等復往就之，愛琿都統郎坦，且以重兵爲之聲援，索額圖進至尼布楚，陳兵城外，飛多羅大爲氣沮，談判多次，遂於是年九月初五日，議定界約。以外興安嶺額爾古納河爲兩國國界，於格爾必齊河東岸，額爾古納河南岸，用滿漢蒙臘丁俄羅斯五國文字，刊石立碑，以爲標識，其約文如左，  
(一)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凡額爾齊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額爾齊河爲界，惟烏地河以南，與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邊疆

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

(二) 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訥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南岸墨里克河口，現存俄羅斯廬舍，著徒於岸，

(三) 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築城垣，盡行拆毀，居民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處，

(四) 分定疆界，兩國猶戶，不得越過，如有二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偷竊者，拏送該管官，分別輕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夥執仗殺人刦物者，務必奉聞，即行正法，其一二人誤犯者，兩國互相和好，不得擅動征伐，

(五) 除從前一切舊事不論外，中國現有之俄羅斯人，及俄羅斯國現有中國之人，免其互相索還，卽存留。

(六) 兩國既永遠和好，嗣後往來行旅，如有路票，聽其交易，

(七) 自會盟日起，逋逃者不得收納，拏獲送還，

(八) 兩國大臣相會，議定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

此條約成立後，中國所失之地甚鉅，一爲外興安嶺以北地，(烏地河以南雖定爲兩國共有之地，其後中俄恰克圖條約復經規定然此地久爲俄人所侵佔矣)一爲額爾古訥河以西地，就中尼布楚尤爲重要，紀其大概如次。

尼布楚亦作尼布抽，亦作尼布湖，或作泥模處，皆一地也，其地有尼布楚河，源出外興安嶺，南流入石勒格河，(黑龍江之源)有城南臨河，即康熙間中俄立約處也，清初本爲鴉隸地，其後俄人東侵，乃據而有之，徵之紀載，左證實多，尼布楚考云，尼布楚城，本中國蒙古屬地，俄羅斯於崇儉四年，始略有麥加湖，(即貢加爾湖)及麪雅臘河附近之地，又數年，始據尼布楚城，由是而東侵雅克薩，南侵額爾古訥，擾害索倫諸部，垂四十年，皆恃尼布楚爲巢穴，及聖祖命將出師，兼施勦撫，於雅克薩額爾古訥，皆收入版圖，而尼布楚則捐以畀之，又云，尼布楚舊爲中國屬地，布拉忒烏梁

海茂明安諸部落游牧採捕之地，後爲俄羅斯所併，其吞併之事，未詳確係何年，又載康熙二十七年·索額圖奏云·查鄂羅斯所據尼布楚。本係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薩係達呼爾統管倍勒兒故墟，原非羅利（清初人入黑龍江沿邊肆擾人因呼之爲羅利）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臣以爲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委之於鄂羅斯，山以上觀之，尼布楚爲溝清屬地，已無疑義，查康熙二十八年之役，索額圖挾重兵以臨孤城，以勢論之，一鼓可克，其後談判屢開，索額圖所持態度，本極強硬，以奉清帝諭旨，約形退讓，（索額圖行時聖祖諭曰今以尼布楚爲界必不與鄂羅斯則彼迫使貿易無訛之所勞難相通商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爲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卽以額爾古訛河爲界）黑龍江上游一大重鎮，自是不通矣，蓋清當入關之初，急於經營內部，彼邊境荒寒之地，蓋已輒脫視，之豈知尼布楚割棄後，黑龍江上游之形勢全失，哥克薩鐵蹄南下之勢已成，履霜堅冰，由來久矣。

黑龍江以北諸地之喪失 自尼布楚條約成立後，俄人遠東侵略之野心，不能不小受挫折至道光末葉，中英鴉片戰爭發生，中國以戰敗國之地位，開五口爲商準，啓歐西各國遠東之利源，於俄之恰克圖貿易，殊多妨碍，俄皇（尼哥拉士一世）大告激刺，任秋拉州知事木刺福岳福，爲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畀以經略東方之任，木固素負侵略黑龍江之大志者，屢遣探險隊，至黑龍江口察視東海岸帶，乃及屯營於韓海峽沿岸諸要地，迨俄土戰爭起，清咸豐三年西歷一八五三年英受法起而干涉，聯兵擊俄木歸國，痛論東方防禦之必要，俄皇遂授木以經營東方全權，得須實行事，直接與中國交涉，時堪察加半島，與俄領太平洋海，已陷於兵危，木遂決計通航黑龍江，使堪察加等地方，與西伯利亞本部聯絡，先遣使告我國，至恰克圖，爲清吏所拒，木乃率大隊駛入黑龍江，及愛珲都統聞知，大兵已集於境上，無力阻止，默認其航通而已，木旣通航黑龍江，旋於咸豐七年，乘英法聯軍之役，派使至我國，與清政府協商國境問題，行至恰克圖，又被拒，俄使乃下黑龍江，由東道赴粵，與英法美三國公使，聯名致書清相裕誠，清派全權大臣至上海會議各圖善後事宜，

政府答以三國交涉事宜，由專省大吏辦理，俄國交涉事宜，由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俄使不得已，乃至上海，以俟聯軍之動靜，然在黑龍江方而，仍着着進行，我國官吏或阻之，輒以俄使已在中國，一切事宜，可與俄使磋商答之，我國當外內憂患交逼之秋，亦不遑爭論，惟一任其所為而已，翌年，本謀畫告成，屯一萬二千哥薩克兵於黑龍江口，遣使告之，黑龍江將軍奕山曰：總督奉本國緊急命令遞返，將過愛琿，須道就貴國，從前答覆黑龍江交涉，由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之議，但總督以行色匆匆，切望討論，奕山據此奏聞，清政府即任爲全權大臣，迎本至璦琿，遂開談判，奕山鑑於兵威，不敢多抗，於是年四月十六日（西歷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締結愛琿條約，其要旨如左：

(一) 黑龍江北岸，全爲俄國領地，但原住精奇里河以南之滿人，仍可永居原地，歸中國保護，俄人不得侵犯。

(二) 自烏蘇里江至東海岸之地，作爲中俄兩國公有地，

(三) 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限於中俄兩國船舶通航，准兩國人一同交易，

是役也，俄人未折一兵，未發一彈，僅以虛聲恫喝，坐得黑龍江以北數千里之地，清政府以鷄頭不解事之奕山，當此大任，誤國之罪，豈可勝數，查愛琿東岸，自精奇里河以南，至岱爾莫勤屯，爲江東六十四屯地，依愛琿條約第一款，仍爲中國領土，曾於光緒九年，設立封堆，以爲界限，自庚子之役，中俄於黑龍江畔擣兵，俄人驅各屯居民，聚於一大屋中，焚斃無算，其餘倖免者，皆逃歸江右，江東六十四屯，自是淪陷，龍江左岸，遂無寸土爲中國屬地矣，

烏蘇里江以東諸地之喪失，爰彈條約，既舉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之廣大區域，割讓於俄國，頗猶未廢其奢望也，咸豐九年，俄政府派伊格奈提爲駐北京公使，值天津和議破裂，英法聯軍入北京，恭親王奕訢訴，留守奔訴，少不更事，潛匿不敢出，俄使乘此時機，出任調停，勸奕訢出主和局，力保無虞，遂訂北京和約，俄使自謂有斡旋之功，索烏蘇里江以東至海濱之兩國公有地爲報酬，竟許與之，咸豐十年十月初二日，奕訢與俄使增訂續約十五條，茲

##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八

錄其關於滿洲割地之條件如左，

（一）南國沿烏蘇里河、松河、察河、興凱湖、白稜河、瑚布圖河、珲春河，及圖們江爲界，以東屬俄國，以西屬中國

，惟自國界東迄海濱，原居之中國人，及中國人所佔漁獵地域，俄國均准其照常居住及漁獵，

（二）由南國派員，乘公查勘，設立界碑，東界（即指烏蘇里江二帶）查勘，在烏蘇里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

辦理，

（三）交界各處，准兩國人民自由貿易，並不納稅，

此約締後，烏蘇里江以東九萬三千英方之地，全入於俄，先是木刺福岳福，曾親至滿洲沿海一帶觀察形勢，於朝鮮近境，得一大港灣，命爲大彼得帝灣，而定灣內海參威港爲遠東海軍之根據地，自北京綱約以後，乃汲汲焉築礮台，修船廠，建軍械庫，設西伯利亞鐵道以聯貫之，移民戍兵，殆無虛日，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徙東方沿岸總督府於此爾後，人口遂增，日趨繁盛，十年以前貿易，出入總額，殆達三千萬盧布，日俄之役，復由二等軍港，改建一等軍港，往日荒涼寂寥之海濱，今已爲東方之雄鎮矣，日人謂俄屬滿洲之東門，豈知六十年前，固猶是吾人之領土乎，割我東三省之遼東半島也。茲摘馬關條約如次。

## 六、中日戰後之東三省

中日戰爭。中國之所爭者。爲朝鮮之宗主權。日本之所爭者。爲朝鮮之獨立。迨戰爭結果。朝鮮既脫離中國獨立而亡。中國之東三省亦岌岌乎其危。變爲日俄競爭之場。且引起德法之聯合干預。蓋日人藉其戰勝之餘威。於馬關條約時奪取朝鮮以去。復割我台灣澎湖諸島。更割我東三省之遼東半島也。茲摘馬關條約如次。

## 馬關媾和條約

一 中國確認韓國爲完全獨立自主國，所有該國向中國修貢獻與禮等，自後全行廢絕，

二 中國將左開之地域，及在該地域之城壘兵器工廠，及一切官有物，永遠割讓與日本，

(甲) 奉天省南部，即自鴨綠江口，遼江至安平河口，從該河口折線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所有折線以南地方，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屬於奉天省諸岸嶼，概爲割讓地。

(乙) 台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

(丙) 澎湖列岸，即英國格林尼址東經百九十度起，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間之諸島嶼。

右割讓地方之中國人民，願遷居割讓地方以外者，准於二年內任便買產業，遷居界外，但二年期滿後，尚求遷徙者，即認爲日本臣民，

三 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內一萬萬兩，自本條約批准後，七年內分六次交還，未納銀每年付五厘利息。

四 兩國從前之條約，一概作廢，以中國與歐洲各國現行約章爲基礎，遠與日本結通商航海及陸路交通貿易新條約，又遵行以下諸項，  
中國現今已開通商口岸之外，爲日本臣民新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日本得置領事官，且享有中國已開市場之同一特典與便宜，  
自宜昌至重慶，自上海入吳淞江，入運河至蘇州杭州間之航路，準日本汽船自由通航，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貨品及生產物，又向中國內地輸入之運送品，皆有租棧房存貨物之權，免除稅鈔及一切派徵賄費，

日本臣民，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又各種機器，僅納進口稅，便得自由裝運進口，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製造之貨物，其一切稅課及租借棧房之利益，均照日本臣民輸入貨物之例辦理，並享受一切之優例豁免，

### 七、三國干涉還遼與東三省之地位

日人既以戰勝之威。割我遼東半島。則東三省之全域。不啻捲入日本之掌中。蓋旅大實係東三省惟一之交通點。日人既得旅大。則可銜接海陸之運輸以支配一切故也。然東三省既爲日人所支配。則貪俄決不能熟視無覩。何也。東向太平洋之道又爲日人所封鎖故也。蓋俄雖有烏蘇里鐵道，以銜接西伯利亞。橫貫歐亞。惟因其環繞我國吉黑二省之北部。則路線太長。而行駛不便。運費太貴。雖有海參威港。以爲陸海運輸之銜接點。惟半年結冰。效用不大。於是乎俄人欲達東向之目的。以發展其大帝國之雄圖。則勢不能不爭東三省。更不能不爭遼東半島之旅順大連。於是俄人乃聯合俄法二國以干涉日人之割遼東。逼其歸還於我。至於俄法何以與俄人一致行動。一則欲市恩於我。以遂其所大欲。而法國則有俄法同盟之關係故也。俄法既一致行動。通牒於日本。謂日本若占領遼東半島。則不僅中國之首都可危。即韓國

之獨立亦歸於有名無實。實爲遠東和平之障礙。日本應放棄該半島之占有權以保全和平云云。同時俄國且盛張軍備。以示作戰之意。日本被逼不得已。乃承認退還遼東半島於我。而索庫平銀三千萬兩以爲報償。由是中國之東三省。遂變爲日俄德法共同處分之東三省。可哀也已。

### 八、李鴻章以東三省聯俄

俄國干涉日本之還我遼東也。在一方面。雖爲俄本身之東進計劃打算。而另一方面。對於我國。則係一種示惠政策。俄使喀西尼。在當時曾與李鴻章。訂有報償之密約。李因日本之侵略太甚。亦思聯俄排日以洩憤。殊不知乃適中俄人之圈套而已。且世界之上。強權卽公理。使自己不能獨立自強。而徒欲倚賴他人。爲聯某拒某之計劃。以當外交之折衝。在其結果。亦安得而不四面失敗乎。此李鴻章聯俄排日之舉。在李當時雖欲收拒日之功。而適所以成喪權辱國之罪人也。惟李自馬關議和歸國後。清室頗不信任之。未得立於中央有力之地位。故俄人欲達索償之目的。不得不暫行擱置。至一八九六年五月。爲俄皇尼古拉斯二世加冕典禮。清室初欲派王之春往賀。俄使喀西尼遂乘機要求須派李鴻章。且謂遼東事件。俄國有力於中國甚大。不可不確定報償條件。且藉詞日本以還付遼東之恨。將捲土重來。不利於中國。中國欲保全疆土。不可不與俄國協同防禦。故須李鴻章全權。與俄協定一切云云。甜言密語。多方勸誘。清庭悉允之。李至聖彼得堡。所謂中俄密約。遂傳聞於世。東三省之間問題。乃

成爲世界問題。繼中俄密約之後而訂立華俄道勝銀行契約。繼以東清鐵道公司條約。於是東三省之實權。遂爲俄人所奪。茲錄中俄密約。道勝銀行契約。東清鐵道公司條約。暨俄政府經營滿洲計劃如次

喀西尼密約

- 一 俄國西伯利亞鐵道，得由布拉郭威十臣斯克，渡黑龍江，經璦琿，齊齊哈爾，倘都拉，吉林，奉天，接海參威綫，
- 二 俄國經黑龍江吉林二省之鐵道，全由俄國出資架造，準用俄國鐵道規則修理，中國不得干涉，滿三十年之後，中國得出相當賚金買收，
- 三 自山海關至奉天之鐵道俄國代中國出資建造，滿十年之後，由中國買收之，
- 四 自山海關，將牛莊，蓋平，金州，至旅順之鐵道，雖由中國自修，爲謀兩國通商便宜起見，準用俄國鐵道規則建造，（軌道與俄鐵道之廣狹同）
- 五 俄國爲保護鐵道財產起見，于各處車站，得駐屯步兵騎兵特別大隊，以資防衛，
- 六 黑龍江吉林省，及長白山脈之礦產，中國雖禁止開採，然此約批准後，准中俄二國人民開採，
- 七 滿洲之中國軍隊，聘俄國士官將校訓練，
- 八 俄國於東洋方面，尙無不結冰良港，爲防近時有戰爭，便俄國在太平洋艦隊自由運動之故，中國以膠州灣租借與俄國，十五年返還，

九 旅順大連及其附近地方，爲軍事上之要害地，中國須遠築堡壘，嚴防戰備，俄國爲保護此二港灣，無論何國侵略，必竭力援助中國，若事勢切迫，中國爲使俄國易於攻守起見，准俄國海陸軍得于該二港集中，

以上密約之性質，爲防止日本之侵略，酷似中俄攻守同盟，而俄國利用此名義，使西伯利亞大鐵道，得遙達繞西伯利亞東部之線，（俄國西伯利亞大鐵道）。原經黑龍江北岸，更沿烏蘇里江南下至海參崴，其距離固遠，而沿途又多不毛，工事需巨大資金，竣工後，不能收多大利益，而更爲橫貫黑龍江吉林二省之鐵道，平時無事，亦可由此鐵道運輸過境之兵糧，以逞其侵占滿洲之志，並假援助中國防禦別國侵略之名義，使滿洲全立於俄國勢力範圍之下，清政府既承認之後，於是華俄銀行，不得不實行設立，是爲俄國窺入滿洲境內之始，

初俄國貴族多那穆斯倡辦華俄銀行，一爲東洋各國，與俄國交通貿易，所設金融機關，一爲扶植經濟勢力於中國，及中俄密約成，俄國遂派多那穆斯來中國報聘，並多携珍貴品物，凡廷貴皆有所獻貢，及提議設立華俄銀行，朝野卒無異議，遂於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命駐俄公使許景澄，與俄國結華俄道勝銀行契約如左，

### 華俄道勝銀行契約

一 中國政府，出庫平銀五百萬兩，與華俄道勝銀行合同營業，自此款交付該銀行之日起，其一切贏虧，照股金分

派，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二 每年俄歷一月一日，該銀行為總決算，依中國政府之股金，以定準率。至年末核算中國及政府之總贏虧，依此準率以庫平銀計算，

三 該銀行章程所得利益，先提若干，為各總辦之酬勞金外，其餘之利益，照中國政府與該銀行之股金分派，但此分派之利息，一分為存款，作資本計算，

四 該銀行之月報年報，經股東總合審議，由中國駐該銀行管理人遞交東清鐵道之中國總辦查閱，

五 若該銀行因事故或損失閉鎖時，清算之後，中國政府之股金，除損失所餘之資金，由銀行交還，

銀行條約締結後，並訂華俄銀行條例九章，共數千言，其第二章銀行業務之第十項規定，對於中國之業務如左，

一 領收中國國內之諸稅，

二 經營與地方及國庫有關係之事業，

三 鑄造中國政府許可之貨幣，

四 代還中國政府募集公債之利息，

五 敷設中國內之鐵道電線，

此數語之精神，即以一銀行之名義，實行政治經濟之侵略，

華俄道勝銀行契約成立之第三日，即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駐俄公使許景澄·復興俄銀行訂結束清鐵道會社條約茲錄其主要者如左，

中國政府現定築造由俄國赤塔城，接續南烏蘇里河之鐵道其築造經理之一切事務，全委任於華俄銀行，使其承辦，特約定左之各條，

一 華俄銀行爲建造經理該鐵道，別設一會社，名中國東三省鐵道會社，該會社之印章，中國政府製造給付，該會社之章程，照俄國鐵道會社之成規定之，總股票准華俄兩國人民購買，該會社之總辦，由中國政府選任之，該公費由該會社支出，總辦之責任，隨時查察該銀行及鐵道會社，果實力奉行中國政府委任之事務否，該銀行及其會社，與中國政府及地方官交涉事宜，歸該總辦經理，該銀行與中國政府往復之計算書類，該總辦得隨時查察，該總辦住北京，該銀行亦派管理人住北京，便就商辦一切事務，

一 該會社認建鐵道與經理防護之必要地方，又鐵道附近，開採砂土石塊石灰之必要地方，此等地方，若係官有地，由中國政府給付，不納地價，若係民有地，由該會社依時價向地主買收，而該會社之所有地，概免地稅，准該會社一手經理建造各種房屋並電線，以專供鐵道之用，除開礦地方別定辦法外，凡該會社之收入（即由轉運乘客及貨物之收入）概免稅釐，

一 俄國海陸軍隊，及軍械通過國境之時，該會社直任運送之責，除沿途暫時停車外，不得託他事逗留，

一 貨物及手提物，自俄國經鐵道至俄國境內者，（如自西伯利亞至海參威）一切概免釐稅，

一 該會社自鐵道開車之日起，八十年內，鐵道所得之總利益，歸該會社所專有，若有損失時，該會社自彌補之，中國政府，不爲保障，八十年期滿之日，鐵道及鐵道之初財產，無條件全歸中國之所有。（中國不納釐金）又自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收買之權，即該鐵道使用之資本，及所負債務並利息，通盤合計之額，中國照數給與，而會社以所得利益，按股分派尙有剩餘之時，則全歸中國所有，中國即於價金內扣除之，中國政府，將

該償金存於俄國銀行之後，始得收管該鐵道，又鐵道開車之日，該會社即將中國政府之庫平銀五百萬兩，交還中國，

上列條約締結之後，旋於同年（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發布東清鐵道條例三十條，一為開採礦山，一為置警察隊，其第一條規定採礦條文如左，

會社經中國政府之許可，得採掘與鐵道連帶或與鐵道無關係之炭坑，且同時得為中國之別的礦業及商工業，

其第八條規定警察條文如左，

為保護鐵道及附屬物之地段內之安寧秩序，會社委任警察部執行其事，因此會社得制定鐵道之警察規則，前者規定會社之採礦權，不設制限，（無距鐵道左右若干里以內之礦山之制限）遂起後來無窮之損害，後者之警察權，更起不可思議之間題，即準此條例，俄國於鐵道沿線，僅得設警察而止，然俄國自鐵道竣工之後，於鐵道沿線，或置本國軍隊，或設華俄護勇隊，乃變警察而為軍隊矣，要之，俄國陽假干涉遼東之報償，與共同防禦日本之侵略為口實，而陰定攫取滿洲為已有之政略，清政府昧然不察，一誤再誤，步步趨入於網羅，更以一合立銀行與私立會社之名義，奪取北滿洲置於己國勢力範圍之內，至此俄政府對於北滿洲之侵略政策，全告成功，

## 九、庚子事起俄人佔領東三省

光緒二十四年，拳團變起，東三省之官軍，漸與俄人開戰，先是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俄國得由西北利亞，經呼倫貝爾，齊齊哈爾，哈爾濱至海參威，修東清鐵道，二十三年三月，俄國又得修自哈爾濱，經長春，奉天，至旅順，大連鐵道，至此東清鐵道，將以是年冬翌年春全部開通，南滿洲鐵道旅順至鐵嶺之綫，亦已開車，北京拳團之起也，奉天府土匪忽焚火薬庫，攻俄鐵道警衛兵，經將軍增祺鎮定之，及宣戰上諭發布，奉天副都統普昌督兵燒天主教堂，破毀鐵嶺鐵道，掠洋庫，旋攻遼陽鐵道，俄國政府聞警，急委黑龍江軍管區之軍隊進攻北滿洲，委關東省之軍隊，進攻南滿洲，（以鐵嶺分南北界）北滿洲之俄軍，分四道前進，第一次開戰我軍戰死九百名，退呼倫貝爾，額克兒之戰，統領保全死之，兵皆潰散，俄軍旋進迫齊齊哈爾，與中央支隊會合，先是中央支隊，恐布市中國商民與愛璉官軍通聲氣，迫中國商民三千餘人棄財產同時渡黑龍江，抗之者加以斧，商民不得已，全體起行至江邊，則無一船，哥薩克兵持鎗統迫其後，三千之男女老弱，號泣震天，一時同投大江溺死，中央支隊旋攻薩哈連陷之，盡焚其家屋，愛璉之戰，我軍敗北，大部向齊齊哈爾退走，俄軍焚我軍死屍七百人，旋占領墨爾根，進陷齊齊哈爾，將軍壽山自殺，殘兵敗走伯都納，此間俄軍西方支隊，與中央支隊會合，自是次第進占長春，吉林鐵嶺等處，所至不遇抵抗，吉林官軍一千五百名，自投鎗砲於松花江爲俘虜，俄軍收銀元局銀九百萬兩，收大砲六十九門，（含齊齊哈爾

共百二十二門）東北支隊，以同時進軍沿松花江，破俄軍兵哨，三姓城之戰，我軍四千，棄武器逃奔，俄軍陷三姓城，旋進哈爾濱，解額爾古羅斯少將之圍，次逼阿什河，激戰四時，占領之，閏八月初旬，進擊奉天，將軍增祺率軍隊大部走蒙古，拏團馬賊，到處掠奪放火，奉天府內外連日焚燒不絕，其混亂不讓北京陷落時狀態，自是南北滿洲之俄軍會合，東三省全被俄軍占領。

八國聯軍入京。俄人既乘機派兵佔領東三省。將東三省實權。完全歸於已有。始猶懼各國疑忌。宣言滿洲秩序恢復後。即行撤退。繼而復施以市惠政策。一面先提議北京撤兵。須反抗元凶處罰。以博清政府之歡心。另一面即欲暗索報償與清庭訂立特別條約。冀收滿洲之圓滿利益。當北京議和開始之際。各國喧傳關東總督與增祺將軍。締結密約九條。全置滿洲於俄國保護領土之下。於是日英各國。聯合積極制俄。俄國雖始表示讓步。然迄北京議和成立之後。俄國仍無撤兵之意。更於同年七月。與李鴻章訂立二次密約。清室拒不批准。李以憂死。遂促成日英同盟。俄法協約。

## 十·俄德默契與俄人占領旅大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以宣教師被害，占領膠州灣，事前俄人與德政府協議默契，德人占領青島，俄人即占領旅大，於同年一月二十五日俄帝即以德國占領膠州爲口實，命西伯利亞

艦隊入旅順口，旋以防禦他強國侵犯滿洲爲辭，要求租借旅順大連二港，且要求築造自哈爾濱至旅順之鐵道權，時英國政府，以俄國對於旅大，若爲軍事上之占領，則開瓜分中國之端，勸其將旅大開作商埠，惟俄政府以各海軍國，皆於中國有海軍根據地，俄國不應獨無爲詞，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駐北京俄公使，巴布羅福，卒與李鴻章張蔭桓結旅大大連租借約九條，即世稱巴布羅福條約是也，其主要者如左，

一 中國將旅順口大連灣二處，及其附近二帶之地，以二十五年爲期限，租借與俄國，但期限滿後，得由兩國會商斟酌續借，

二 旅順口作爲俄國海軍港，祇准中俄兩國船舶出入，大連灣開爲商港，各國船舶皆得出入，

三 俄國自備經費於大連旅順，建築砲台營寨，中國軍隊不准在界內住居，

四 自哈爾濱至旅大之鐵道，與自牛莊沿海至鵝綠江之鐵道，由俄國製造，

本條約締結後月餘，更於聖彼得堡締旅大租借續約如左，

一 自遼東西岸亞當司港起，穿亞當山背，至遼東岸魏子窩割一線，其以南之水陸，爲租借區域，金州城之行政權及警察權雖歸中國所有，然中國舊屯軍隊，悉撤退金州之外，代以俄兵，

二 自遼東西岸，蓋平河口，經岫岩小洋河，至大孤山港劃一線，其以南至租借線，界以內之地爲中立地，非俄國許可，凡中立地及沿岸，與中立地岸鐵道礦山商業等，不得讓與他人，

以上二條約締結之後，俄國政府，向各國宣告大連爲自由貿易港，改遼東半島爲關東省，設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總督治之，至此三國干涉退還之遼東半島，一變而爲俄國所有，旅大背後並築南滿鐵道至哈爾濱，內接中東路，外接西比利亞路，東抵海參威，西接莫斯科，囊括歐亞爲一氣，俄國積年所望，至此乃全達其目的。

### 十一、俄人占領東三省與日英同盟俄法協約

俄國之囊括滿洲。固予日本以太不利也。而於英國之遠東政策，亦有衝突焉，何也。俄人將謀及西藏。小亞細亞等地。且妨害英人之印度波斯故也。以是之故。日英遂極力協謀締結日英同盟。以保持中韓獨立爲名。對於俄國。加以重大打擊。俄人對此乃一面表示讓步。一面擴張俄法協約。以與英日同盟對峙。由是東三省問題。遂益形擴大矣。茲摘舉日英同盟條約俄法協約內容如次。以見中國被侮辱之一斑也。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三十日）駐英日本公使林董與英外務大臣蘭斯頓，締結日英同盟條約如左，  
一、兩締盟國，以相互承認中韓兩國之獨立聲明，該兩國無論何方，不爲全然侵略的趨向所牽制，但以兩締盟國之利益爲主，日本對於中國之利益，及韓國政治上商工業上之特殊利益，若他國侵略行爲至締盟國之利益受侵害或因中韓兩國，自起騷擾，致締盟國之利益，及締盟國臣民之生命財產受侵害，兩締盟國爲擁護該利益起見，各得執行必要之手段，

二、兩締盟國，若一方因防護利益，與乙國交戰之時，他一方之締盟國，須守嚴正中立，並努力妨礙第三國加入乙國與同盟國交戰，

三、上記戰鬥中，若他之一國或數國，加入敵國，與同盟國交戰之時，他一方之締盟國，即當出兵援助，協同戰鬥，媾和亦與該同盟國合意爲之，

四、兩締盟國，無論何方，若不經他一方協議，不得與他國結妨害上記利益之別約，

五、英國或日本，若認上記利益迫於危殆之時，兩國政府互相竭全力通告不得隔閡，

六、本協約自調印之日起，五年間有效力，若第五年期滿時之十二個月以前，兩締盟國皆不照會廢約，則本協約以締盟國一方表明廢約意思之日起，仍繼續一年間有效力，但此一年間期滿時，若締盟國一方在交戰中，則本同盟之效力，必繼續於媾和結局之時，

右同盟條約之精神，乃以中國與朝鮮爲目的，而共同對付俄國，名爲保全中韓二國之獨立，實則置中國與朝鮮於掌中，其理想敵國，當然爲俄國無疑，

日英同盟條約發表後，俄人以爲該同盟，係以己國爲敵，而阻止侵略中國與朝鮮，因是遂力求與國之助，而將俄法同盟關係，擴張至極東方面，西歷三月十二日（中一月十六日）向各國發表如左，

俄法兩同盟國政府，以保持極東現狀及全局之平和爲目的，對於一千九百二年二月三十日之日英協約，確信其以保全中韓兩國領土及商業上兩國門戶開放爲基礎，與俄法兩國從來主張之諸原則，不相違異，表十分滿足，

俄法兩國政府，尊重前記之諸原則，且信此諸原則，爲兩國在極東特別利益之保障，若因第三國侵略行動，或中國新生騷擾，致中國之保全與其自由發達不能鞏固，因之兩締盟國特別利益受侵犯之時，兩國政府，得取防衛之手段，

上項俄法同盟之擴充範圍，顯示爲與日英同盟之對峙也。

日英既已同盟對俄，而俄法協約之擴大，亦即所以對日，然法國非決心以助俄國之作戰，而一俄國又恐不足以敵英日二國之強敵，於是俄人不得已乃宣言滿洲撤兵，以爲緩敵之計，同年三月初一，（西三月十六日）俄公使雷薩爾乃與慶親王王文韶訂結滿洲撤兵條約如左，（一名東三省交收條約）

一 俄國皇帝表明對中國皇帝交誼親厚，將東三省邊境舉擊俄民之事，付之不問，允將東三省各地，交還中國治理，一如俄軍未經占據之前，

二 中國政府自接收滿洲自行治理後，須實辦遵行，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日，與華俄銀行締結之各條款，又對於鐵道鐵道員，與住在滿洲之俄國一般臣民，併所創設事業，均極力保護，

中國政府承認上記各情再無變亂發生，又無他國之妨害，俄國政府，依左記方法，撤退滿洲軍隊，

本協約調印後，限六個月，俄國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遼河之軍隊，並將該鐵道交還中國，再六個月，撤退殘餘盛京省各段之軍隊，及吉林省全省軍隊，再六個月，撤退黑龍江省全部之軍隊，

三 爲恐兩國官軍再起衝突，俄軍尙未撤退之前，應先協定中國駐屯滿洲之兵額，與其駐屯地方，中國於此協定兵數外

，不得另添軍隊，

俄軍全撤之後，中國致核滿洲駐兵應添應減時，仍隨時知照俄國政府，蓋中國增添滿洲軍隊，俄國亦必增添邊境軍隊也，

關於滿洲統治地方，設巡捕等事，除東清鐵道會社所管各地段外，各省將軍，須專用中國之馬步捕隊，以充巡捕；四 俄國政府依左記條件，將山海關營口新民廳各鐵道，交還中國，

(甲)自後中國自在該鐵道之保護責任，不得請他國代理，又俄國退還各地段，不准他國占據，

(乙)該鐵道經營各節，必遵照一八九九年四月十六日之英俄協約，(即光緒二十五年聖彼得堡協定之英俄協約)與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國與一私會社借款契約，(即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英山海關牛莊鐵道借款

款契約)辦理，該私會社，不得藉端占據或經理該鐵道，

(丙)自後南滿洲鐵道延長或敷設支線或營口建築鐵橋，或山海關鐵道終點有遷移之計畫時，由中俄兩國協商辦理，

(丁)俄國修繕山海關營口新民廳各鐵道費資，以未至於償金總額之內，俟協定金額後，由中國政府賠償，

本條約簽押之後，俄國政府卽有長文之宣言書，向各國發表，大旨言，「俄國占領滿洲，實因暴徒蜂起，實為保護滿洲利益不得已之所為，今平和光復，俄國之利益既得確保，故遼遜次宣言之主義與中國政府締結本約」云云，至此俄國無特許權之規定，將滿洲原狀歸還中國，準之日莫同盟以前之中俄密約，俄之讓步，實可驚人，義和團禍變，至茲全然結局，然而俄國果遵約實行撤兵與否，則俟次節說明，

## 十二、俄人撤兵延期與日俄風雲

俄國撤兵。除第一期曾如約實行外。至第二期。在金州牛莊遼陽奉天鐵嶺開原長春吉林寧古塔琿春哈爾濱等處之俄兵。不但不全行撤退。且向我國外務部。提出閉鎖滿洲門戶。置東三省於俄國保護之下之七款。日英美等見此形勢。遂同時警告中國。並向俄庭質問。且勸中國開放牛莊。奉天。大東溝三處爲通商口岸。俄不得已。始撤回。然仍不撤兵。至五月。俄使雷薩爾。復向慶親王提四條件。而俄國陸軍大臣亦於游日後。在旅順開極東俄官大會。預備戰事。更向慶親王聲明。謂「俄國鑒於東三省現狀。縱令列國干涉。斷不能無條件撤兵。雖因此事。與日本開戰亦不辭」云云。遂在韓屬龍崖浦建築營舍砲台等。日人見事急。始與俄政府正式談判。開瓜分東三省及韓國之會議。卒以雙方條件苛酷。分贓不均。乃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正式開戰。

## 十三、日英同盟與日俄戰爭之關係

日本對於俄國。在我國東三省與韓國利權之競爭。固早知非一戰之不足以解決也。故於日英同盟條約。除第三條規定協同戰鬪。以嚴妨法德助俄外。並於第二條。規定嚴正中立。卽英國在日俄戰爭時。凡英國所屬地中海。蘇聯土海峽。印度洋。中國南海。與南洋羣島之各處領地。皆不許俄國軍艦下航。又英領與英商。皆不得販運軍器石炭糧食等與俄國。以故俄國

當開戰之際。除旅大之少數軍艦外。其他如波羅的海艦隊等。皆鞭長不及馬腹。至海參崴艦隊破滅後。始遲遲而來。故俄國乃不得不因而失敗。

#### 十四、日俄戰爭之焦點及中國之地位

日俄戰爭。其目的果何在乎。即不外競爭我國之土地與利權。分贓不勻。遂致開戰而已。然在我國。則有此土地。有此利權。反一任日俄雙方與各國之任意支配。更不敢多一言。且在日俄開戰之後。對日俄雙方之作戰。明係在我國領土之內。破壞我國之各種生產。蹂躪我國之國民。而尙守局外中立。是果能爲局外中立乎。其可笑孰甚。其可耻孰甚。其可憐又孰甚。然皆爲李鴻章一念之差。及無應付外交之才。對日尙不足。更引一俄國摻加其中有以致之已耳。如光緒二十九年。日俄分贓會議之條款。開始即曰「日俄兩國。尊重中韓兩國之獨立。及保全其領土。對於該兩國之商工業。相互保持機會均等主義」云云。所謂「尊重……獨立」與「保全領土」。及「機會均等主義」諸語。皆不過表示中韓國民之無能。有領土尙須他人保全。及有自立主權。亦尙須他人尊重。以便行其競爭在華之利權。須平均分配而已。

#### 十五、日俄戰後與東三省之處分

日俄戰爭之後。俄國陸軍在東三省大敗。海軍則海參崴與波羅的海兩艦隊全滅。是時之東三省。幾無異日本之俎上肉。蓋自有主權之中國政府與國民。既毫無能力。以阻止日俄之競爭。

。則日俄戰後。除聽日人之處置外。亦更有誰何。至於韓國。在日俄交戰之初。即已由駐韓日使林權助與韓國外務大臣李址鎔。締結日韓議定書。以韓國爲日本之保護國。財政。外交。軍隊等。全由日本監督。已早名存實亡矣。

### 十六・日俄戰後中國承認波茲瑪斯條約

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固大敗。而日本亦以財政困難。有不得不和之勢。遂由美國大總統。向二國斡旋。停止戰鬪。直接構和。日俄皆允其請。於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兩國全權。在美國波茲瑪斯。正式會商構和條件。除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有卓絕之利益外。對於東三省。規定（一）俄國於滿洲侵害中國主權及妨害機會均等主義之領土上利益。又優先及專屬之讓與等權利。概不得有。（二）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水之租借權。與關連租借權及組成一部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讓與。又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財產。均讓與日本。（三）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長春寬城子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並同地方附屬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與其所經營之一切炭坑。無條件讓與日本等等。於是俄人在遼東半島所有之權利。完全讓與日本。而吾國以此種權利之主人翁。亦不敢再說一個「不」字。隨即於波茲瑪斯條約成立之後。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慶親王奕劻及瞿鴻機袁世凱等。與日本小村全權。締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而承認之焉。於是俄人在我滿洲所得之權利。遂

讓其一半於日本，即南滿屬日，北滿仍屬俄也。

## 十六、中日新協約與美國提議滿鐵中立

中日滿洲善後條約成立之後。日本侵略東三省之計劃，大告成功。於是日人遂欲囊括滿洲。除俄國在東三省所得如關東州與東清鐵道之一切利益盡爲日人所得外。日人更於此附約之外。大行擴張權利於俄國所獲利益之外。其最著者。如安奉鐵道。即其一也。在當時我國外交當局。既不能執波茲瑪斯條約以力爭。亦安能阻止日本經營滿洲之不着着前進乎。故日本對於東三省。計自光緒三十二年五月設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以後。所發生之各種重要問題。如鴨綠江採伐森林問題。撫順炭坑問題。間島問題。新法鐵道問題。營口支線問題。安奉鐵道問題。新奉吉長兩鐵道借款問題等。接連而生。其中除鴨綠江採伐森林問題爲最先解決外。自餘皆係日本以武力作後盾。自由行動。壓迫解決。我國既無武力。又鮮外交終於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由我國外務部會辦梁敦彥及伊集院公使訂立間島協約與滿洲五案協約。全依日本之要求。舉盛京吉林兩省一帶之地。盡包含於日本數條鐵軌之內。所有鑛山亦付與之。當時日人皆以爲得自意外而驚異不置。我國外交之腐敗。即此可見一斑矣。然繼此協約之後。所發生之間題。尙有錦齊鐵道問題。渤海領海問題。渤海漁權問題。鴨綠江架橋問題。滿鐵附屬電線公用問題。日本軍用電線收買問題。旅順芝罘間海底電線問題等。我國無一不大

失敗。各種利權之喪失。若完全數之將令人咋舌。而我國國民。以事後卽忘之心性。恐已早不憶及。卽令東三省一舉而盡歸日本。將亦莫測其由來矣。

因此之故。遂惹起各國之注意。當滿洲協約發表之後。美國輿論。皆以日本違反門戶開放主義與波茲瑪斯條約之精神。故美國國務卿羅克斯。於宣統元年十二月。突向中俄日英法德六國。提議「滿洲鐵道中立」而由各國共同出資。使中國政府爲借主。收買滿洲諸鐵道管理權。歸投資各國共同管轄。禁政治上與軍事上之行使。惟限於商業運輸。使滿洲變爲事實上之中立地帶。不獨以絕日俄兩國競爭之禍根。且所以確保列國機會均等之主義也。然以是遂使日俄由仇敵變爲好友而協以謀我。

### 十七、美國提議滿鐵中立後之日俄新協約

美國旣向各國提議滿鐵中立。在日本一方。遂能放棄此等權利而公之列國。以失經營滿洲之根據乎。在事實上。乃絕對未可能之事。且俄國一方。縱已敗於日本。然對於東三省之土地與利權及極東政策之經營。亦尙未能捨棄。故美國此一提議。不獨未能成功。乃反促成日俄雙方志同道合瓜分中國之機會。於是日俄雙方。見各國之覬覦漸啟。遂翻然一變。棄仇尋好。於宣統二年六月六日。發表日俄二次新協定。對於日俄兩國在東三省所得之特殊地位。加以鞏固。卽滿洲事件。若果有第三者干涉時。則日俄遂變爲攻守同盟以防禦之是也。除此以

外。且更有密約。俄國承認日本併吞韓國。日本亦承認俄圖謀蒙古新疆之進行。且加以援助。故日俄之接近。其損害於我國者。幾不可以程度計。而我國政府。亦躊躇再四。卒隨各國而承認之。哀哉。然滿洲問題遂由是而範圍愈大。變為世界之間題矣。

### 十八、日俄新協約與日韓合併

日俄新協約成立以後。即劃分吾國東三省侵略之範圍。以長春以北為北滿。長春以南為南滿。各自進行侵略之經營。而兩不相妨礙。甚且相援應。以免生競爭之裂痕。而成各國之覬覦。時為一九一〇年七月也。自此約定後不久。日人對於韓國。遂實行併吞。於同年八月十六日。日本駐韓統監寺內正毅。向韓國總理大臣李完用提出合併韓國案。李完用者。固韓國之國賊。而善於逢迎日本之意旨。及能操縱韓國上下與一進會等相結託。以賣國為目的者也。故此議提出不久。至二十二日。日韓即締結合併條約。韓皇被逼不得已。痛哭流涕許之。而韓國國民。因被日本軍警之嚴重監視。亦無一處得起而反抗。事後。日人遂通告各邦。解散一進會。會長李容九向寺內要求韓民選舉議員權。亦被叱不得。哀哉。

### 十九、日韓合併東三省益危

日本既合併韓國。其關係於東三省者。幾不可以道里計。蓋韓國為東三省之屏蔽。在韓國未滅。日本即不能越韓而侵東三省。若既滅韓國。則其侵略趨向。可以專馳於滿洲。故三韓既

滅之後。滿洲實有朝不及夕之虞。今者日本雖以與列強協約。保全中國領土與機會均等之故。未至於公然併吞。然大可藉門戶開放之名。積極發展其在滿洲經濟上之勢力。以增進日本之特殊地位。俟有機可乘。則行隨機進取之策。無機可乘。則收棄熟實落之效。我國人士及東三省父老。其將何以爲計耶。

## 二十、二十一條與東三省之存亡

日本既滅韓國。侵略之力。可以專注於東三省。故日人對於東三省苟稍有機會可乘。便無不欲將東三省。併入於日本版圖之下者。當歐戰時。歐美各國因在大戰之中。無暇顧及我國事務。而日本遂提出二十一條。即其最著者也。在二十一條中。其關於東三省者。如下

第五條 延長旅順大連之租借期及南滿鐵路與安奉鐵路之管轄權至九十九年

(按旅大租期於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即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已滿期)。

第六條 日本官員及人民在南滿及東內蒙古得租借及置受土地以爲商務及製造或農業房舍之地

第七條 日本官員及人民在南滿及東蒙古有居住游歷營業及各種製造自由權

第八條 中國允與日本在南滿及東內蒙古各礦之開採權至開採何礦兩國政府將來共定之

第九條 中國政府於下列二項須得日本政府之許可方得執行

(甲) 在南滿或東內蒙若許可第三國人民建築鐵路或與第三國借款建築鐵路時

(乙) 若與第三國借款而以南滿或東內蒙之地方稅爲抵押時

第十條 中國政府在南滿或東內蒙古若聘用政治財政或軍事顧問或教練須先與日本政府磋商

第十一條 中國政府於此約簽押之日須將吉長鐵路之管理權交與日本政府以九十九年爲期使吾國人。承認此等條件。則東三省。將遍地皆是日人。各種生產事業。及民政軍政。亦無不盡操於日人。而九條一項。欺侮尤甚。南滿及東內蒙古。係吾國之主權耶。抑係日人之主權耶。使果爲吾國之主權。則吾國行動。須先回明日本政府。是非日人之主權而何。除此以外。其他關於山東及漢治萍之各條件。皆不過附帶問題。非日人之所甚注重。自二十一條提出以來。日人在東三省之地位遂隨之而一變。關於此條約下所發生之間題。如商租雜居等等。皆在將決未決之際。而有趨於硬行實現之傾向。我國人不可不大注意也。

## 二十一、俄國革命後之東三省

在一九一七年。砰然一聲。俄國大革命發生。於是俄國在我國東三省侵略之形式。乃生一大變化。白黨據中東路及海參崴。向紅黨作戰。紅黨則要求吾國驅逐白黨。宣言歸還中東路。而吾國則竟不敢乘機。驅逐白黨。收回俄人各種侵略之權利。遷延數年。至紅白黨戰事。擴

張至吾國境內。政府逼於不得已。始解除白黨武裝。收回中東路護路之軍警權。及漸次收回司法權等。而歐美各國。亦羣思乘此機會。向東三省爲捷足先得之舉。如法人之收買道勝銀行股票。英美日等各向中東路放債。以及各國由中東路進兵攻俄。日人遂大派軍隊。及便衣軍士遍佈各地。欲乘機佔領中東路等。危機肆起。當時之東三省亦屬甚危哉。

## 二十二、日俄新協定與東三省之關係

俄國自革命後。所成立社會主義之新政府。對於外交上。常曰廢止秘密外交。須公開外交。且以此爲其立國宣言之一。不料其與日本所訂之協定。對於吾國之東三省。乃竟承認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主義。而更轉以侵略吾國。如日俄協定之第二條云。

「蘇聯允許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波茲瑪斯條約依然有效」

夫波茲瑪斯條約。乃日俄雙方瓜分吾國東三省之協定也。今蘇俄竟不能根據立國之主義而廢止之。且與日本協定承認爲有效。是不啻日俄雙方。對於吾國之東三省。已恢復一九〇五年所定之計劃。而進行侵略也。騙人之社人主義。亦將置之於何處耶。由是而俄日協謀瓜分南北滿之政策如故。而滿洲之地位亦回復俄國未革命前之大致無殊。迨後吾國國民。亦羣向加拉罕詰問。而加拉罕乃更爲如次之詭詐宣言曰。「蘇聯全權代表簽訂日俄基本協定之中。宣言蘇聯政府之承認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所訂波茲瑪斯條約有效。絕無表示蘇聯政府與前俄政府同

資締結該約的政治責任之意義。」云云。欲以責任上之空言。而脫却承認侵略之意義。其用心雖巧。其立言雖辨。然亦安能騙人耶。惜乎。吾國政府與國民竟置之不理。且無如之何也。

一、二十三、中俄奉俄新協定與東三省之關係  
吾國自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日。承認蘇聯後。關於各種問題。雖得大體協定。而最失敗者。如下

(一) 中東路未能無條件歸還

(二) 盧布損失十一萬萬未道及賠償

(三) 邊界問題未得恢復前俄之侵地

(四) 松黑二江航行權未得收回

(五) 外蒙古未得收回

以是故俄國得有侵略遠東之根據如故。而吾國之損失亦如故。所謂廢止侵略之宣話。不過用以騙吾國之國民而已。

其次則奉俄協定。與中俄協定之大體無甚徑庭。自協定成立後一月。中俄會議亟應開成。然遷延至去年。乃免強開會。然斷難有成功之望。何也。俄人之意不在此。且利用懸案未決以爲宣傳之資料也。吾國國民。欲聯俄乎。欲拒俄乎。其速振精神。發憤自強。先靖內亂。完成

統一。後及外交。庶能有豸也。

#### 二十四、現在日本侵略南滿洲之現狀

日本之侵略南滿。固無微不至也。以旅大及南滿路爲根據。舉凡滿洲所有各種之生產事業，無不搜括靡遺。試言之如下：

1. 旅大港灣 旅大港灣。日人名之曰關東州。已被日人租佔。包括大連，旅順，金州，貔子窩，普蘭店各地。租期已於民國十三年屆滿。雖被二十一條延長。然二十一條。我國國民尚未承認。故可以不理。惟我國國民。雖在十三年之際。曾有所表示。而近來則已因內戰忘記。是不可不注意者也。

2. 南滿各路 南滿路各路日人所經營者也。幹線全綫計長四千三百七十里。支線計長二千四百八十里。合計六千八百餘里。若安奉路，新奉路，吉長路，營口支線，新法路，天圖路等，皆爲日人所投資與把持。而實行以路殖民之政策。故南滿各地。日人攫其精華，而我國不過有其名而已。

3. 鐵路附屬地各市場 日人在南滿實行以路殖民。故鐵路所至。即日人之侵略所至。凡各路三十里內外附屬地所有之各市場，如工業商業等莫不爲日人所操縱。中國人却奴役其下而無聞也。

4. 軍政 日人在關東州，設有都督，無殊如吾國各省之督軍南滿二路。常備兵在兩師以上。有獨立守備隊，旅順重炮兵大隊，關東憲兵隊以及奉天長春公主嶺等等地方，無不有日兵密佈。除此以外尚有各處警察，除旅大等處不計外。如奉天，鐵嶺，長春，安東，營口，遼陽，大石橋，瓦房店，鞍山，撫順，本溪湖，公主嶺等地。皆設有警務署。不過我國人士。習而不察，故不聞反對之聲。惟對於去年南滿之增兵，始少生反嚮耳。

5. 民政 日人在關東廳。設有民政長。其地位固無殊於中國各省之省長。民政長之下。更有大連民政署。旅順民政署。金州民政署。及其附屬普蘭店與貔子窩兩地民政支署。舉凡地方上之設施。如教育，土地，財務，產業，法院，以及各種試驗場等，無不應有盡有焉。

6. 滿鐵會社之大模規 日人在南滿之侵略。除以旅大爲其大根據外。其第二之大根據。則滿鐵會社是也。滿鐵會社。設立於光緒三十三年。總資本金二億圓。除經營南滿路及其各枝線十餘路外。更經營上海大連之航路。及撫順煤礦。千金寨煤礦。楊柏堡煤礦。並有居民課稅權。所課之稅，即用以經營各地市場，如瓦房店，熊岳城蓋平，大石橋，海城，遼陽，奉天，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范家屯，長春等，舉凡水道，道路，公園，屠獸場，火厝場，消防設備等，皆巨細靡遺，其次則各種學校，電氣瓦斯事業，各病院，各種試驗場等。亦無不應有盡有。數年之後。所謂南滿者。恐將無我國人立足之地也。

7. 交通 交通除各鐵路不計外。尙可分數項述之。(一)航路，如大連港，安東港等。固爲人之所經營。而各種航路，如大阪，天津，大通等等，亦無不爲日人所操縱。蓋日人所有之船舶，除關東廳，滿鐵會社兩大機關，合計約五十餘艘不計外，尙有各汽船會社，如大連汽船會社，吾妻汽船會社等所經營者一百數十艘。(二)旅館，凡鐵路航線所至之處，即無不有日人經營之旅館，故各處旅館業，亦無不爲日人所操縱。(三)電車。在南滿路幹線及各枝線左右各三十里附屬地之各市場，凡係日人經營市政者，如蓋平，公主嶺等十數處，全係日人經營電車。(四)電報。電報可分兩項，(A)日人經營各市場之電話，如蓋平，鐵嶺等。(B)各處之有線電信，及無線電信。如大連，旅順，營口，煙台，以及其他各處約四五十處，(五)郵政，除旅大不計外，尙有瓦房店，松樹，熊岳城，蓋平，大石橋，營口等等約三十餘處，故南滿之交通，可以謂全在日人之手中。

8. 矿業 南滿礦業，無處不是，舉如煤，鐵，銑，鉛，硫化鐵等，亦無一不備，日人之所經營者，如撫順炭坑，千金寨，老虎台，楊柏堡等炭坑。爲滿鐵會社所經營者外。尙有古城子，龍鳳，本溪湖等各處，亦爲日人所佔有。故南滿礦產。可謂盡握於日人。

9. 教育 南滿教育。關東廳所經營者約五十餘校。大連市所經營者二校。日本居留民經營者十餘校。東洋協會經營者約二十校。日露協會經營者一校(在哈爾濱。偏重於對滿活動者)

滿鐵會社經營者約一百餘校。合計不下二百校。自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師範，女子，工業，農業，醫科，水產，以及其他等等。無不俱備。此誠爲侵略我國之最大利器也。

10 工商業 南滿洲之工業，他處可勿計。只以關東州及南滿沿線之工業計之。有製油，製粉，製鐵，釀造，木材，柞蠶絲，火柴，皮革，織物，石鹼，硝子，電氣，瓦斯等工業。在日本之所經營者。自滿鐵會社以下。總數約在五百餘所。我國人士。對於以上之各業，除油坊尙略佔一部份外，其餘之各業，則十九爲日人所有，總而言之東三省市場之工業品幾乎全爲日貨也。至於商業。日本之所經營者。據大正十二年之統計。資本在十萬圓以上者，約六百家，合計支店及各小商鋪，約千七八百家。其次則各種組合，亦約在二百餘所，所有各種保險業及倉庫業。已歸日人獨占。銀行業則已成獨占之勢。

11 農業 日人在南滿之農業。其最盛者。(一)南滿路幹線及各支線沿線。(二)關東州。水田事業，多係日籍朝鮮人之所經營。

12 林業 東三省森林最富，據民八調查，三省合計。計有一萬六千餘場，面積佔一千四百七十四萬七千餘畝。以針葉樹之松及闊葉樹之榆檜等木爲最多。除滿鐵會社所經營者外。有鴨綠江伐木公司。名爲中日合辦。實則操於日人之手。其次在安東方面。有日人經營之

者約三十家。其他各處。尙難計及也。

以上爲日人侵略南滿之一班，其詳細情形。尙未盡一二。即此以推。已足使人驚心動魄而有餘矣。

## 二十五、俄人侵略北滿洲之現狀

俄人侵略北滿洲。在未革命前。其狀況甚足驚人。在革命之時。頗爲退步。然吾國人。復不知乘機振興。以故俄人退步之事業。多被攫於日人。與吾國人無與也。自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俄國內生產。既漸次振興。故對外事業。亦漸漸恢復。且係國家集中資產。國外貿易。亦係國家獨占。其組織既極有系統資本亦日見雄厚。對於恢復之力量。自較資產未集中者。更爲鉅大。使吾國人與政府。若不速謀抵制之法。而一任自然。行將見侵略之凌駕戰前也。茲將現況述之如下。

1. 中東各路。俄國侵略吾國。自日俄戰後。旅大既失。故所倚爲根據者。厥爲中東路及各支線是也。中東路局之組織。其名雖爲鐵路局。然其實際。則無殊於滿鐵。自俄國革命後。如民政。教育。交通。地畝等等。尙有若干特殊之迹象未除也。

2. 鐵路各附屬地及地畝。俄前政府與吾國訂結鐵路章程時。藉口鐵路用地。竟浮佔地畝。過於鐵路用地三倍。而使俄人在鐵路沿線經營農業。征收租稅。實行以路殖民。在現在中東

路局下之地畝處。雖已撤消。然佔地甚多尙未收回也。

3. 磺業 俄人自開辦中東路後。藉口火車用煤。對於沿路各礦。恃強私採。如江省之扎蘭諾。吉省之杉松官街頭道溝等。均行採掘。糾葛不已。至光緒三十三年。更訂立合同。以鐵路兩旁各三十里爲界。界內煤礦。均任俄人開採。故俄人對於東三省之示業。無處不是侵佔。

4. 森林 東三省之森林。亦以俄人一鐵路之故。無處不見俄人採伐。其始尙不過私採。至光緒二十九年。則更由江省鐵路交涉局總辦周冕。擅與東清鐵路公司。訂立合同。指定地段。合計約數百里。皆由俄人採伐。以故俄人倚此營業者。不計其數。每年產額。年在一億以上。棄此大好之利於外人。誠足惜也。

5. 航業 吾國在歐戰以前。毫無航業之可言。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薩哈河等。皆任俄人。(一) 東省鐵路公司之航船。(二) 黑龍江汽船公司之航船。(三) 商船公司之航船。橫衝直突。中國更無人問及。迨俄國革命之後。始由我國收買俄國黑龍江輪船公司航船二十餘艘。艘行黑龍江各河。然航權問題。隨即大起。迄今尙未解決。其中最宜注意者。如松花一江。本係我國內河。俄人亦強自開航。指爲公共河流。是不可不及早收回者也。

6. 民政及過去之軍警政 沿東路一帶之軍警。雖我國得乘俄國革命時收回。然民政則尙有侵

略者。如哈埠之市政。東鐵之學校等。皆爲侵略吾國民政之範圍。使我國人。若不及早收回。將見日漸擴大。以後恐收回愈難也。

7. 國界 國界問題。自前清尼布楚條約以來。迄於今日。俄人侵佔沿邊土地。已在一萬餘方里。除新蒙不計外在東三省者。若現在俄國之海濱省，庫頁島，江東六十四屯。皆係我國土地。是不可不於中俄界務會議。我國國民。全體努力。據約力爭。及早收回者也。

8. 金融及盧布 在前俄帝國時代。俄人操縱北滿金融者。垂數十年。故俄國政府及在華銀行所發行之紙幣。流通甚廣。且種類亦甚多。約略計之。種類有羨帖盧布等數種。在我國民之手者。約在十一萬萬盧布以上。準情酌理。宜將此等盧布。作爲贖還中東路之資本。以贖還中東路。且據俄人方面之記載。中東路資本。不過四萬萬餘盧布。以之贖回中東路尙有七萬萬之餘額也。日者蘇俄政府所發行之新紙幣。所謂吉泰尼者。又復流通於我國。其價值亦幾與舊盧布羨帖等類。是亦大可注意之事也。

9. 庫倫與外蒙 俄政府藉口白黨。管理我國外蒙。且及於烏梁海。而進至於新疆。爲國權計。非及早收回不可也。

10. 伊犁與新疆 俄人之欲得新疆也。固不自今日始。在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即着手運動。而尤以宣統三年。俄國向我國所提之六條件。最爲苛酷。後經屢次修改。始訂爲四項。

以致俄人在新疆一帶。如伊犁可以自由行動電報，郵局。領事館。隨意開設。今日之形勢。雖稍為變更。然究為損失國權之大事件也。

以上為俄人在北滿及蒙新一帶之大略情形也。日者吾國人士主張聯俄者不少。在聯俄雖未嘗不可也。惟應先行收回以上所侵占之權利。且須先行自己振作。嚴勵圖強。並須內部團結一致。應有聯人之資格。不然恐陷朝鮮之覆轍。並恐黨派之互相傾軋而卒以亡其國也。

## 二十六、東三省之將來

將來之東三省。以過去之歷史。及現在之形勢觀察之。果將生如何之變化耶。

(一)日俄將始終協以謀我。而瓜分南北滿。如帝俄時代耶。

(二)日俄將恢復從前協以謀我之狀況。我國民將何以對付之耶。

(三)日俄將不免再起爭端而以東三省為戰場耶。

(四)假使日俄再戰。將為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爭耶。

(五)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英美各國是否中立耶。抑或各有所袒而參加耶。

(六)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衝突中國將何所適從耶。抑仍如前此日俄戰爭時以中立自命耶。

(七)因東三省問題而發生之國際關係究竟日俄二國孰為中國之友或孰為中國之敵耶。其餘美美各國中國又將何以處之耶。

(八)專倚賴他人而可以自在耶。抑奮發爲雄。以獨立自強耶。

(九)國人今後對於東三省將有何主張及工作耶。與日爭耶。與俄爭耶。抑積極圖治。自行開發耶。或專以爲內爭之具而不顧其他耶。

(十)二十一條。旅大二港。南滿各路。盧布損失。中東路。松黑兩江航權。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等外蒙地方。暨已失之國界等。等是。是否爲救治東三省必爭之件耶。抑將往事不說耶。嗚呼。凡此種種。皆爲吾國人頃刻不忘。亟應深思熟慮以圖維者也。雖然。天作孽。猶可憐。自作孽。不可逭。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豈待他求哉。救國之道亦至多。反求諸己而已。若猶年年歲歲自作孽也。則中國且將不保。豈但東三省而已乎。

附錄

中俄勘界記一

東省逼近強鄰，久爲外人所覬伺，前清之百年間，割地而外，時起界務交涉，推原其故，由於界碑之紛爭者二，何爲界碑之紛爭，大陸異連，樹碑表界，而年湮代遠，動被遷移，故世有馬駿界碑之說，如吉林東境之碑，及長白山之界碑是也，何謂界水之紛爭，一因河名音譯之分歧，以一水而兼數名，（如圖們土門完滿以一水而兼三名，）妄指支流，以爲幹水，（如韓人以海蘭河爲土門江，日人以布爾哈通河爲土門江是，）越疆爭地，居鵠巢，如中韓界務，及近世之間島交涉是也，一因河流境界之易淆，以水爲界，而界務之爭，多在源頭不明之處，意圖侵佔，枝節橫生，（如俄人指額爾古訥河上源之支流爲幹流是，）如最近之中俄界務是也，今者南滿東清，大勢岌岌，地且不保，尚何界之足云，雖然研究過去之歷史，以爲將來保界之根據，是亦吾人所亟宜從事者也，

中韓界務 吉林南境，以圖們西水劃分中韓國界，前清光緒以後，屢起界務交涉，紛爭無已，最後之間島問題，即起於此，述其本末如左，

（查邊之始）康熙五十年，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奉旨往查中韓邊界，次年五月，尋長白至小白山頂，審視鴨綠圖們兩江之源，俱發源於分水嶺，嶺之西爲鴨綠江源，嶺之東爲圖們江源，故於嶺上立碑，其文曰，穆克登查邊至此，遂賜朝鮮接伴使樸權等，欲自江源至近茂山處設界樞，以杜侵越，樸權等利其速行，以督工自任，後此種種疑案，遂生於此，（爭界之始）光緒初年以來，圖們江北，韓民越界日衆，七年，吉林將軍銘安，督辦邊務，吳大澂奏准將越界韓民，分

歸璉春敦化管轄，入我版籍，八年，韓王奏懇願將流民率還，奉旨寬予期限一年，悉數收回，九年，韓壓略使魚允中，招徠吉林琿春等處流民，彼流民戀茲樂土，計無所出，乃混指豆滿圖們爲兩江，以圖們江爲豆滿江，而以海蘭河爲圖們江，是時穆碑已移置松花江支源黃花松溝子附近，溝之東南岸，有土石封堆數十處，且謂封堆之下，兩岸對立各門，是爲土門，引爲分界之證，冀免驅逐，韓之邊吏，益事延宕十一年，韓王以勘界爲請，奉旨允之，派璉春協領德玉督理吉林朝鮮商務委員秦熾，招墾局委員賈桂元，會同朝鮮安邊府使李重夏、履勘江源，調查明圖們江源有三，一南源爲西豆一水，正源爲紅丹水，一北源爲紅土山水，（按北源乃石乙水，紅土山水，又爲石乙水之北源，紅土石乙合而東南流，以匯於紅丹水原其二水相合後之下流，則皆統名石乙水，惟紅丹水自山東，正對鴨綠江源，與碑文西鴨綠江東土門之意相合，且勘明原碑，應在三汲泡之分水嶺上，今碑實爲後人所移，因定以紅丹水爲界，韓員見江已勘明，知前所混稱海蘭河布爾哈通河卽土門河，亦卽交界江之說，已難強辯，乃改而專執長白山之碑堆爲據，議卒未決，十三年，復派德玉、秦熾等，會同職員專勘茂山以西之江界，適又查明石乙一水，實爲圖們江北源，雖非江源之正略，與原界不合，而發原處，尚在白山東麓，遂欲姑讓數十里，循石乙水爲界，以稍厭其心，乃韓使又改而爭紅土山之一小水，以爲圖們之源，因是卒無成議，而當時所擬設之界碑，亦因此而未立焉，附擬立界碑處如左，

華字碑，立於小白山頂，

夏字碑，立於小白山東麓溝口，距華字碑十五里，

金字碑，立於黃花松甸子頭接溝處，距夏字碑二十二里，

湯字碑，立於黃花松甸子盡處，水溝口距金字碑五里，

固字碑，立於石乙水源出處，距湯字碑十二里，

河字碑，立於石乙紅土兩水會流處，距固字碑四十一里，

山字碑立長城浮橋南岸，距河字碑八十八里，

帶字碑，立於石乙紅丹兩水會流處，距山字碑二十三里，

碑字碑，立於三江口之圖們江西豆水會流處，距帶字碑三十六里，

長字碑，立於圖們江朴河會流處，距碑字碑三十里，

(問島之交涉)問島之名何自起乎，考圖們江自茂山以下，沿江多有灘地，而以光霽谷前假江之地為最大，縱約數里，寬約一里，計有地二千餘畝，連接圖們北岸，光緒七年，韓人於圖們北岸，私掘一溝，使江水改出，此灘地遂介在江中，自越界放荒，韓民首先租種其間，每歲納租銀八百餘兩於越界局，光緒二十九年，韓官李範允行文越界局，妄指假江之地為問島，謂有田五十餘結，割在兩流之間，又曰，此土介在一江分派之中，始由韓民耕種，遂欲妄相牽混，指為韓領，此問島名稱之所由來也，光緒二十九年，韓民滋聲，亂平後，與韓官訂草約十二條，其第八條曰，古問島即光霽谷假江地，向準領城韓民租種，今仍循舊辦理，是問島之為吉林省屬地，已成鐵案，是後韓民越界者日衆，漸達和龍縣延吉一帶，數逾八萬，日人利其土地膏腴，妄思染指，遂派憲兵駐和龍縣，以保護韓人為口實，干涉我主權，謬指光霽峪以東為東問島，和龍峪一帶為西問島，誣為兩國未定之界，且牽及長白山穆碑而舉日韓人指海蘭河布爾哈通河為圖們江之說，至是復活，交涉既起，我國特派邊務督辦，駐紮延吉，以資控理，相持一年之久，至宣統元年秋季，安奉鐵路交涉解決日使伊集院產吉，遂乘機與我外部重提舊案，卒締問島協約如左，

(一)中日兩國協定，以圖們江為中韓兩國國境，其江源地方，以界碑為起點，依石乙水為界，

(二)中國准外國人居住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等處貿易，日本於此等地方，得設置領事館，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三)中國准韓國人民，在圖們江北之墾地居住，

(四)圖們江墾地居住之韓人，服從中國法權，歸中國地方官之管轄及裁判，中國官吏，對於此等韓人，與中國人一律待遇，所有納稅及其他一切行政上處分，亦同於中國人，

(五)韓人訴訟事件，由中國官吏，按中國法律，秉公辦理，日本領事或委員，可任便到堂聽審，

(六)圖們江雜居區域內韓人之財產，中國地方官，視同中國人民財產，一律保護，該江沿岸彼此人民，得往便往來，惟無設照公文不得持械過境，

(七)中國將吉長鐵道，延長至延吉南邊界，與朝鮮會寧鐵道聯絡，一切辦理與吉長鐵道同，

(八)本協約調印後，日本統監府派出所，及文武人員，於兩月內完全撤退，

附吉林東南路務私議（錄民國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吉長日報）

吾國積弱之勢，暴露久矣，國際交涉，凡領土糾葛，暨商稅紛議一朝結案，當事者得失利鈍，姑不具論，總以一了百了，無滋藤蔓為上策，自海通以來，擅沽之間，十遇九敗，一言蔽之，其禍根種於前留之隙，異日輒令抵我之隙，而推翻前案，別圖侵據，既乎結束儻然，遂無窮極，稍知吾國六十年外交情狀者，類能道之矣，前清宣統元年，中日界務問題解決，其時朝廷上下，僉謂誠有解決矣，中以誓言，藏之盟府，兩國曉諭日敦，虛無違忤，惡知解決者文字耳，得文字之解決，即自謂無虞，此外交之所以多故也，彼界務條款第三款，非於圖們江北明定韓民墾住之界址乎，此墾地吾人亦稱之為雜居區域，性質既殊於商埠，並不同乎隙地（遼東半島租借地以北，益州河以南，划為隙地）治理權縱完全屬我，而僑民虧集，已觸處撓阻，是其界線之若何申划，亦至重要之事端矣，乃區域之四至，悉聽對手國之主張，終據製稅司之圖稿，便為定案，已荒疏極矣。最可怪者，會議錄中載東以文呀河，北以老爺嶺西沿嶺至定界

碑為止，旋以西北並無老爺嶺名目，遂出之理想，於此兩方面，別勾一紅線究此紅線之圖，誰實見之，則恐除當時外，部一二要人外，俱未寓目也，究竟此一絲紅線，外人已正式承認否耶，則又非局外人所敢臆測，雖然，為職吏者，苟於善後問題，略加之意，速行勘會，訂立符號，亦未嘗不可補苴，詎知一任自然，至於吉延，和璽汪四屬，悉若正當之雜居區，而東北迄烏蘇里江左岸，且蔓延益遠，正無收拾，吾見現在當道，頒行公牘，甚有列注清於璽地範圍，而漫不加察者矣，始謀不臧，後憂方大，他日吉林省東南之糾葛未知其所終極也，然而此猶禍伏於將來者，有同發生於債務條款之漏失，今乃大可慮者，則該條款中，中韓以圖們江源自定界碑，石乙水為國界之一款耳，是款所載，并未為大失敗也，雖界線劃分，不根據紅丹水之正源之老界，而還依分源之石乙，（源丹水自發源處會合石乙水處流長一百二十八里淮烏飛直線第五十餘里）然尚是潮流未忘其源，乃訂約至今，屢議會勘屢報，辛亥之秋，既將著手，復以武昌變故，無端罷議，近來道路傳聞，彼中且大有籌備，東京書肆最新出之輿圖，靡一非以某山主峯之頂鈎分界線，轉而賜彼明治四十年頃之舊圖，偏國中殆無其迹，猥曰彼國圖書，故弄狡詭，出自私家，然而曩在問島問題未發以前，盤弓騎馬，彼之手續，曷嘗異，諸君留心東事，當亦耳熟能詳矣，考石乙水源西北，距某山正頂為六十華里，但由是歧而迤，迤北縱橫鞏鄧，輒及百數十里其間森林茂鬱，稱樹海焉，天留寶庫，吾人命脈，心所謂危，吾故不敢不奔告也，夫國際事故，風於無根之風說，原未可播揚，特吾國對於消息，並非秘密，實同聾瞞，逮迎頭一棒，祇相駭愕，吾以是思，與其諱之，寢我揭之，揭此以警國人，或又代謀之一助，矧息壤在彼，盟血未乾，重以歷史地理，鑄成鐵案，吾持此以為預言，吾固料其見機思退，轉盼當時入山會勘，但望先期籌備，臨時審慎，以保固我邊圉已耳，雖然，當界務解決之始，有封疆之責者，苟即實行勘察，建設封堆界石，如吾向所云，一了百了，無從藤蔓，則又何必今之鉛籠過盛為也，嗚呼，前事幸未忘哉，

## 中俄勘界記一

自咸豐十年，中俄締結北京條約，次年，清政府派倉場侍郎成琦，會同俄員勘分界限於沿邊，立木質牌八處，今考交界道路，記當時分界地點，猶有可見，節錄其文如左，

交界道路記云，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原係舊有之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之地屬中國，自松阿察河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照圖上所畫紅色，所寫俄字，字頭定為交界，即在烏蘇里河口西，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耶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及松阿察河源西岸，旱路上設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亦字頭，並寫上界漢文，照依和約，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自白稜河源，順小漫崗水，向東流入興凱湖者，係俄國界，向西流入程楞河者，係中國界，至橫山會處，水向北分流入興凱湖，及毛河源水向南分流入綏芬河，自橫山會處，直至綏芬河，與瑚布圖河口，應立界牌，自稜河口，北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喀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小漫崗上，向西北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拉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橫山會處，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那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再由瑚布圖河口，順揮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圖內紅色處，與圖們江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自瑚布圖河口，往上至瑚布圖河之源，即顧山嶺，照依和約，在瑚布圖河口西邊，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倭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對瑚布圖河源山頂上，立界牌一個，上寫俄國怕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圖們江左岸，距海不過二十里，立界牌一個，上寫俄國土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俱按圖上紅色為界，

自咸豐十一年勘界以後，至光緒十二年，吳大澂奉命督辦邊務，是時沿邊界牌，多已損失，或已移置他處，吳遂調查勘，得其情形如左，

(一) 末處之土字界牌，最關緊要，不知何年毀失，遍詢土人，無從查究，

(二) 自獐春河源，至圓們江口五百餘里，竟無界牌一個，

(三) 黑頂子山瀨江一帶，久被俄人侵佔，添設卡兵，接通電線，有久假不歸之意，

(四) 察古塔境內倭字那字二界牌，均與記文條約不符，倭字界牌，原立於瑚布圖河口，今在小獵山上，距河口二里，

並非中俄交界地方，

(五) 倭字界牌以北百數十里橫山會處，原有那字界牌，年久無從蹤迹，光緒三年所補立之那字界牌，在瑚布圖河口，不及二里，實非故地，

吳既勘得以上情形，乃與俄員巴拉諾夫開談，其結果得辦法如左，

(一) 於沙草峯南越嶺而下，至平岡盡處，補立土字界牌，以江道計之，照舊圖展十八里，

(二) 舊圖內拉字那字兩牌之間，有瑪字界牌，記文則缺，而未立條約，內怕字土字兩牌之間，有啦薩二字界牌，地圖記文，略而不詳，現應補立，

(三) 移小孤山倭字界牌，於瑚布圖河口，以符原定界約，

(四) 察那字界牌遺址於橫山會處，一小綏芬河源重立新牌，以符原定界約，

(五) 舊立木牌，年久易於朽壞，改用石牌，較為堅固，亟應換立，

(六) 兩國交界地段太長，牌博中間，相去甚遠，路經紛歧，難免越界之患，宜酌擇要地，多立封堆，挖溝為記，  
(七) 納成界圖，按圖畫押鈐印，中俄各存一份，

是役也，所勘交界道里，自土字界牌起，至喀字界牌止，共分六段，自土字至長嶺之天文台為第一段，再至蒙古街之啦

字，爲第二段，再至瑚布闊河口爲第三段，再至那字爲第四段，再至瑪字爲第五段，再至喀字爲第六段，每段各爲一圖，又於六段間增立記號二十六處，其土伯倭那喀六牌，係咸豐十一年原有之牌薩啦瑪三牌，則此次補立者，吳於斯役，尙能據約力爭，雖稍有退讓，然大體尙無損失，不料自此以後，沿邊界牌，多被俄人遷移，國土又不知損失幾許矣，茲將耶字亦字喀字三牌遷移情形，彙記於左，

(一) 耶字界牌 耶字界牌，原立於烏蘇里江口日奔溝地方，(咸豐十一年立)其後俄人乃私移於烏蘇里江斜向西南之青牛河北，頗猶在江右也，嗣又越江沿岸而西移於烏蘇里左岸之包寶山，復將山墜平，而本質界牌，並已拋失，然包寶山，猶在混同江沱流之東，距通江尚遠，乃未幾，又將界牌移黃通江東四里餘，數十年來，江水衝激，隴江塌陷，界牌行將倒入江心，俄更乘此將界牌移於通江西岸之高阜，(去原立界牌處已八九十里)用紅磚砌證，即現在之界牌是也，牌爲長方形，高英尺七尺，寬二尺二寸，厚一尺，一面鐫中文耶字界牌四字，旁鐫光緒十二年四月立，又一面則作俄文之正，其對岸俄屯譯音鄂查，即亞彼重鎮也，(俄人於通江設稅卡一處，中國商船經過，常有留難情事，中國近亦於界牌附近，設有統稅分局)，

(二) 亦字界牌 亦字界牌，原樹於興凱湖東北岸小龍王廟附近，緊臨松阿察河上口(湖水注入松阿察河處)之北岸，該處地勢漙下，湖水不時漲發，未幾，界牌冲失，小龍王廟亦坍塌焉，今石質界牌，在松阿察河口之北二百餘步，牌係淡青砂石長方形，高英尺六尺，寬二尺二寸，厚一尺，

此外密山東境，春沿邊之地，多被俄人侵蝕，移置界牌之事，時有所聞，頃者中俄將有勘界之舉，甚望當與斯任者，慎重將事，毋貽國民以盛國百里之悲也，

中俄界務 江省西境，以額爾古納河爲天然界水，河之上流，與陸地毗連處，(臘濱府迤東)據前清雍正五年中俄恰克

國條約，以阿巴哈依圖山，（亦作阿巴海圖山）爲兩國分界之點，山在今額爾古訥河之西岸，依芬約單內所載，第六十三號，鄂博當設於此，惟地處極邊，俄人越界侵佔，中國官吏，久不過問，至光緒三十四年，始由副都統宋小濂氏，發見俄人在額爾古訥河南草甸芟割羊草，此草甸南北約十里，東西約五六十里，北臨額爾古訥河，由河分出一支流，向東北行繞草甸之外，約六十里許，復入額爾古訥河，草甸介居其間，狀如洲渚，確在中國界內，乃移牒俄官，向之禁阻，俄官狡執額爾古訥河南出之支流爲正流，指爲兩國交界之處，謂草甸係在俄國界中，而於我擬設卡倫之阿巴哈依圖山，反謂侵佔彼界，經兩國派員會勘，往反駁詰，遷延日久，紀當時答辯之條文如左，

（一）原約界單內所載額爾古訥河之右岸，正對海拉爾河口，在阿巴哈依圖嶺凸出處，設立第六十三號鄂博可證，

（二）第六十三號鄂博，原約既載明在阿巴哈依圖嶺之凸出處，並載明在額爾古訥右岸，是約內所載額爾古訥河最高處之阿巴哈依圖嶺，即現在額爾古訥河左岸之阿巴哈依圖山，並無兩個阿巴哈依圖也，

（三）俄人所指達賚諾爾湖爲額爾古訥河源，未免有誤，證據如左，（按達賚諾爾湖即呼倫池）

（子）自達賚諾爾湖至額爾古訥河，相距甚遠，距海拉爾河口亦甚遠，中間之小河名達闊鄂諾木，并不名額爾古

訥河，

（丑）此河每逢夏秋天旱，其流甚爲細小，且有乾涸之時，

（寅）此河之水，由海拉爾河流出，向南偏西流入湖中，並非流入額爾古訥河，

（卯）此河水既南流入湖，並非湖水北流入河，即不得指爲額爾古訥河源，

（四）原約界單內載額爾古訥河之右岸，正對海拉爾河口，在阿巴哈依圖嶺凸出處，設立第六十三號鄂博，既曰河之右岸，則阿巴哈依圖嶺凸出處，必貼近額爾古訥河，而額爾古訥河，亦即在山脚下爲起點，斷無中隔一河另尋河岸之理

東三省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此處之河叉，必應以北越一支爲額爾古訥河，其餘旁又小港及水勢別向者，均不得誤稱爲額爾古訥河，

(五)額爾古訥河右岸，有東西南山，西山自河面起，高十一丈，東山自河面起，高十四丈五尺，東山高於西山者三丈五尺，則東山自係額爾古訥之最高處，况原約鄂博單內第十五，俄國卡倫令在額爾古訥河旁貼近鄂博，並對海拉爾河之中間，在阿巴哈依嶺之凸出處居住，現在俄國河巴哈依圖屯，即在此山迤北貼近，尤足證此山爲中俄國界，自辛亥冬季，呼倫濱人獨立，將由滿洲里至珠爾甘河二十卡倫，一律驅逐，爾後俄人越界開墾事，屢有所聞，據海拉爾最近消息，四打拉二曲里海，(即前總卡倫庫巴多博對岸)至鄂洛氣屯(吉林林對岸)一帶俄民，移住我界者三百餘戶，延長三百餘華里，寬約五十華里，入春以來，大舉耕種，而蒙亂至今，尙未能決江省西邊境界問題，恐有不堪設想者矣，

### 俄人侵略東三省計畫之一般

下文爲俄國戶部大臣維志奏陳巡閱東省後之報告，讀之可得俄人侵略東三省之一般，

竊查東省鐵路，爲西伯利亞，全路末段，前奉大皇帝勅諭命往查看，隨卽輕裝就道，所有幹路支路，詳細履勘，茲將該路工程始末，路成利益，及日後應辦事宜，逐條分列，乞賜省覽，查西伯利亞鐵路，創議於先皇帝亞力山大第三在位之時，一千八百九十年，特命大皇帝爲鐵路總監督，而以內部戶部道路部各大臣分董其事，大皇帝受命唯謹，刻日興辦，當時戶部大臣彭日魏什內格辣次基等，皆以工程浩大，經費艱難，不敢遽以國課，擔此距欵，迭爲阻撓，幸賴大皇帝宸衷獨斷，毅然不惑，运用有成，此當日主議之難，初擬由海參威至哈巴羅市喀之間，計長四百七十五英里，同時興築鐵橋，豎以鐵柱，其工最巨，至鄂木斯克，至鄂畢河爲第二段，長三百八十八英里，自鄂畢河，至克喇斯諾雅爾斯克爲

第三段，長四百七十六英里，自克喇斯諾爾雅斯克，至伊爾庫次克爲第四段，長六百七十二英里，自伊爾庫次克，至拜喀勒湖，又自拜喀勒湖，至斯特列田斯克，自斯特列田斯克，至哈巴羅甫喀，爲第五段，中間或用汽船，或施長橋，工程之艱，數倍前段。而尤以拜喀勒湖四圍爲最甚，拜喀勒湖處烏拿之北，形勢逶迤，淡海之至大者也，湖之四面，高山環之，一里之成，十里之費，總計自第一段至第五段，拜喀勒湖之外，所經大河凡四，一爲依爾特什河，一爲鄂畢河，一爲葉泥塞河，一爲石勒喀河，河之阻者非橋不行，山之峻者，非轝攀不濟，而其間層巒疊峰，人力難施，又有不能不順山勢，以爲車路者，則內外興安嶺及烏拉嶺等處皆是，此當日勘路佔工之難，大段幹路，除拜喀勒湖一段，約在明年終，方能完工外，連繞湖路，計長五千六百二十八俄里，哈爾濱中間分枝，接至旅順口大連灣各枝路，道里之數，尙不在內，路線之綿長也如此，動工之先，所有招集工匠，創建廠屋之費，整路置軌之費，工成之後，購備車輛添置渡船之費，即以自爾摩至車里雅賓斯克，以及中國東三省各段而論，共用七百五十八兆九十五萬五千七百零七盧布。加以修建環繞拜喀勒湖一路計之，爲數已不下千兆之多，國帑之所不繼，則又迭向各國商借巨款，最後於美國保險公司，借墨銀二十兆元，以加西班牙近鐵路爲質，此當日籌款之難，路既勘定，款已有着，而施工之處，節節阻滯，其難又有不可思議者，滿洲里一帶，功效尤遲，山嶺崇隆，土脈鬆軟，通國之人，皆以爲不如舍難就易，仍傍黑龍江沿岸爲便，大皇帝不任改作，一意東行，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中俄約定我國，得有滿洲築路之權，於是創設公司，廣購材木，晝夜督造，至於今日，遂能全功告成，路之長，工之巨，款之艱，成之速，此先皇帝未竟之志，留以待大皇帝廢續而舉之者也，夫始事之艱難既如此，則日後斯路之利益，有可得而言者，歐亞兩洲，聯爲一氣，東西貨物，往來流通，中華日本朝鮮三國人民，約八百兆，商貨約六百兆，歷年壅隔，幾等閉關，斯路既通，運費從廉，期限尤速，人之出此途者必多矣，泰西製造，銷路日寬，東方材料，接濟差易，其利一也，天地自然之利，蘊蓄已久，必有人力以舉開之，乃能呈露，彼

處水草豐美，不乏良田，杞梓成林，尤多佳木，向來戶口稀少種植無人，率成荒廢，茲則輶糧遠接，人無妨輶去其鄉，阡陌相連，地自有司耕之土，地利興則生殖自盛，生殖盛則工作自繁，生殖既盛，工作既繁，則無不舉之事矣，其利三也，黃白兩種，壤地相近，後來變局，實難預籌，論地質之精華，則東方為多，論人質之堅強，則西土為勝，既無需補短截長之策，即不能有此疆界之心，故雖壘戶不足以為養生，開闢不足以為延敵，要在講求內政，督勵人材，則下令於汎水之源，朝發夕至，無所阻滯矣，其利三也，俄高加索各部，頻年歲事不登，人心未靖，政府苦無良策，以消納此思亂之民，自此路成，而西境之窮無所歸者，得有安置，無論為農為工，為鉅商，為小販，有以自存，無與為亂，而飴部盜賊之患，不戢自平矣，其利四也，萬一中華再有亂事，我之調兵轉餉，神速無前，不但振旅大之聲威，復足以譏東省之權利，此則兵機政治，兩有所關，又非獨通惠工二節所得限也，其利五也，惟是鐵路雖成，而先皇帝之志，有不止於此者，此意見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一月十四日，大皇帝所受勅諭，諭中有言，皇天眷佑，保護路工，將欲長享太平，開化東方，鐵路不過其中一事而已，尚須力任其難，仰承明命，將來應辦之事，不知凡幾，自難逐一預定，惟擇其最不可緩，而又與斯路相切近者，則莫如遷民一事，遷民之中，尤以農工二項為當務之急，伏思西伯利亞，廣漠無垠，實以歐州俄部之民，其議原不始於今日，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司貝郎斯基於西伯利亞公會，鑒鑑言之，前則政府意見游移，未湧實力舉辦，後則小民難與圖始，大率安土重遷，或恐匪類潛滋，加意防範或慮水土不善反顧躊躇，如是者五六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復申前議，上下同心，始將阿克莫林斯克省，託穆斯省鄂克穆斯克省，科米伯拉廷斯克省，莫林斯克阿特巴薩廓赤塔哈巴甫羅斯克各城居民，陸續徙至，每人賦地畝數畝，每家得地十五畝，而未墾之地，當有數百萬頃，可容數千萬人，遷至之民，似宜衣食有資，生理日盛矣，而細察情形，有未能臻此者，則以農務不興，工作不諸故也，所謂遷民之中，仍以農工為當務之急者此也，查歐俄人民，向烏拉二帶移徙，絡繹不絕，人數之繁，從來未有

擇地安插，殊難盡善，是非將修路與遷民，聯爲一氣，不足以安貧民，而利土著，大皇帝克承先志，惠愛爲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八日公會之時，宣示極力整頓遷民之事，臣下遵諭，認真辦理，是以內地人民，遷過烏拉，數目既增，情事亦順，一千八百八十年以前，止有二千人，至一千九百年，每年增至五萬一八九七年，未有增長，則以西伯利亞二年歎收之故，惟西伯利亞已耕之地，尙未足以養歐州俄國所有無業窮民，而現在已遷之民，亦未足以實西伯利亞極大地面，查歐俄人數，幾增一百五十萬，年盛二年，譬如每年遷赴西伯利亞三十萬，則此二百三十萬，何者宜安置東部西部，但憑皮礮爲生，大鹹小鹹，未有工傭之處，是亦不能不重煩籌畫，遂其生計者也，下戶窮簽，拋棄鄉里，數千里外，覓地謀生，其事本難，其情可憫，從前池爾諾載英一帶，每方俄里人數七八，十租田一分半，其懦弱者，并此無之，法宜倍其數以給其求，土之沃者，易以就工，人之飢者，亦樂以將事，庶幾地無遺力，民盡知耕，荒野之間，有繁庶之望矣，是因歐俄人滿之患，勢不能不籌及遷民者，此其一，西伯利亞，彌望荒涼，炊事零落，車行所過，見每方俄里，竟未有過於五人者，即昔年已遷之民，詳查二十五俄方里之中，歲增纔一人耳，荒僻之土，或非人跡所經，繁要之城，類爲衆商所聚，海參威濱太平洋之要地也，而俄民亦止二萬九千餘人，伯利在海參威之北，黑龍江之上游，若商若民，比之廢埠，亦正相等，拜喀勒湖之西之伊爾庫次克，則略有肆市駢聞，商賈輶輶之象，其地客民約五萬數千人，伊省之西克喇斯諾雅爾斯克，居民二萬六千六百人，再西則託穆斯克也，路非鐵道所經，而有支軌以通之，約計居民亦在五萬內外，過此則爲鄂穆斯克省，有民三萬七千餘人，其餘十里百里之間，或行店數家，或民房數所，資生於牧畜者有之，朝口於小工者有之，若非設法培植，加意招徠，則生齒之繁，何由可冀，是因西伯利亞土瘠之患，勢不能不籌及遷民者又其一，遷民之政行，則受田之法不可不講也，西伯利亞，平原曠野，處處可耕，而四省之中，又以託穆斯克省之台噶一段爲第一，林木茂鬱，水草肥美，一八九五年，鐵路公會，擬有專章，聽人開墾，旋於次年四月，蒙大皇帝批准，

後經大臣古羅木津，暨農部大臣先後游曆回都，奏稱查得台噶，全地荒蕪如舊，量地授人，不宜再緩，應於每年分頭查勘，按畝丈量，招集左近業戶，承領布種，自是得有耕種之地，不下數十萬畝，民甚便之，迄今全境，幾成村落，漸推漸廣，陸續墾開，昔時野草之所滋蔓，今日良苗之所蕃植，新遷戶口，給領有資，事在人爲，豈不然歟，惟俄民性情游惰，怠於工作，又於農事，全未研究，子種器具，既購置之無從，高低瘠腴，及旱澆之無備，是以知難而退，歲久無功，現在<sup>請</sup>求濬溉，淘汲諸法，誠能不惜工本，不厭勤勞，則衆志所趨，豐收可卜，巴拉賓斯克草地，昔皆水澤，不能安置遷民，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舉辦淘汲工程，漸就乾燥，趨者如繫，此勸農之効，宜首先留意者也，台噶之外，續查得哈薩克草地，黑龍江一帶，瀕江之地，阿穆爾烏蘇里等處，屯兵之地，拜喀勒東西瀕湖之地，可以用以安置遷民者，又不下數十萬頃，除本處土人承用外，未墾之處，所在恒多，亟宜遣派熟諳農政之員，分往駐紮，相機督辦，總以興屯阜民爲主，其法有二，一宜將各本處情形，明白曉示，使將至者，不生僥幸心，而後無半途之廢也，一宜將各遷民事業，逐次擴充，使已至者，各有厚望，而後無自綏之心也，歐俄居民，易於出境，輕資遠役，不顧成敗，有時不候本管允准給照，便即起程，國家鑒其出於本心，准令承領官地，豈知得地之後，妄生希冀，僦屋有費，耕荒有費，水窯田有費，在在仰給於上，一若國家有逼其赴新地之意也者，不知新開之境，百物昂貴，度日艱難，尋常小工，無人傭雇，而因存身之乏術，致沃壤之地仍荒，所謂半途之廢者此也，國之所藉者民，民之所藉者地，而地有沙鹽膏腴之各別，人亦有後先播種之不齊，則凡與農事相附麗者，該管官員，悉宜廣爲採取，以濟不足，則林木一項，未可忽視，查西伯利亞，所有林木，前以疏於看守，多被侵毀，因此製船築路，木價奇昂，阿爾泰每年所毀樹木，不下數千株，庫爾干地方情形亦然，托波里斯克省內，現止餘伊廓倭樹林植木不多，養氣亦薄，阿爾泰兩年大旱，未必不因缺樹之故，爲今之計，不但宜保守從前舊木，并宜培養後來之新機，務使蔚然成林，生理益暢，所謂多方鼓舞，無使自餒者此也，此於農事之外，

宜兼爲留意者也，查拜喀勒一湖，冬令三月封閉之時，客商貨物，用馬拖帶，尚有秋冬之交，冰未堅凍，船不能渡，馬不能行，冰泮之初，亦復如斯往來停止，爲日甚長，又或因霧不能行船，定准車期，因有更改，種種窒碍，殊爲不便，即在平時，暢行無阻，一船受貨，亦覺不敷，現在打冰船每日行走一次半，每次帶二十七輛火車貨物，是一日止運四十輛火車貨物，目前客貨尚少，將來東西商務既盛，行旅滋多，擁擠之弊，在所不免，載客者爲昂噶啦船歲位，一切均未能如式，當年冰船輪船，酌中預備，而過客之衆寡不定，商貨之多少不同，每遇轉運新兵，以及載赴阿穆爾烏蘇里之遷民，船隻缺乏，且本年東省鐵路，開行有期，車輛渡湖，難於裝運，是不可不別籌善法也，愚意必須決計趕築繞湖鐵路，據盤修此路各員呈，分段興修，一九四年，可以竣事，惟須寬計工價，續籌工款，方能有成，該處情形，前經公司副督辦蓋爾貝次，條擬辦法，業經批准，此項辦法，與東省路工，微有不同，東路以先設鐵軌爲主，愈遠愈妙，洪流彊悍，繞道過行，此係暫章以通物料，因全路段落分派不均之故，西段缺木，東段缺石轉運木石，亦可爲造路必需之舉，凡若此者，不能無所藉於工，築路工人，向多芝罘天津華民，明年湖工告成，分起造撤，恃有本地土工以繼之故，日工之爲用，尤以築修湖路爲目前所亟辦者也，至於內外款項，待用方殷，必有大宗接濟，始免竭蹶，熟思自然之利，藏於地者恒多，則礦務亦宜并籌焉，東省若松花江黑龍江一帶，歷年開採，雖未日臻於盛，而亦已大啓其端，烏拉山磅礴蜿蜒，綿亘數百里，望氣者以爲金源銀穴，鮑羨無窮，至今未能設廠動工，貨棄於地，至爲可惜，似宜於湖路汽役之後，籌議及之，抑或並時興舉，以盡地利，故日工之爲用，鐵亦未可置爲緩圖者也，所謂以工輔農之不及，尚同爲邊民之中之急務者此也，夫天下事，就其已成而言之，則前民利用之方，去害就利之策，自有其功效之可籍，端賴之可尋，而當日創造之艱，真有使人窮於擬議者，地非本洲，無內府之輿圖以相證，土非屬境，無山水之脈絡以相聯，道路之平陂，河流之深淺，橋工之巨細，沙石之零奇，問訊無從，但憑履勘，賴大皇帝任人專壹，發端之始，擇定東南省分方向合宜，已擬

全路之樞要矣，所有路之上下，陂陀曲折處，分歸各段，次第興修，山地不長厥費維倍，中間平坦處所仍即按照尋常工作，發給修建費，不可以不核也，車行逾山車路即設於上坡起首，下陂盡頭，汽車機房，亦於山之兩端分途置立，由此機即達彼機，無須停換，法不可不周也，雖然，國家遷民之政，在所必行矣，大皇帝整頓遷民之諭，亦既敷敘矣，未遷之前，如何鼓勵，已遷之後，如何勸相之法，亦已周決而無遺矣，而地少人多，不足以相容納，則如之何，竊嘗統觀前後，就所目覩者而言之，以爲地非少也，憚於致力而樂於逸獲者之多也，大凡人情，每畏幽情而喜平坦，而西伯利亞東陲各屬，山石崕礎者居其一，崇巖峻嶺絕漬斷澗者又居其一，實爲移民大難之處，其間居民有因承領地畝，去家遙遠，無路可通，坐視荒蕪，不復過問者，亦有預往查勘，知即承領入手，無利可圖，拒而不受者，則欲實惠及人，似宜以治平道塗爲第一義，然國家入欵，止有此數，昔年創建此路，耗費已多，安能更籌及此，而欲責令遷民，自行修治，一面提用本處稅欵，一面飭令舊居居民，出給工役，則又有萬不能行者，初至之民耕田築室，事已甚忙，再令其修砌路工，勢難兼顧，若令舊居之主，或出稅項，或給人工，以圖新來各處人民之後，未免偏枯，有傷公道，則非仍勸官款修築石路不可，然細思興費浩繁，難乎爲繼，宜將難易次序，預爲擬定，其中最要者，係自鄂穆克至塔什干一路，取於速成，蓋鄂塔之間，盡屬腴壤，可與遷民開一最大新地，將來稻麥登場，價廉物美，可赴該處任便售賣，而中亞細亞一帶，可以少種麥，多種棉，更爲一舉兩得矣，物生生其不窮，人源源而踵至，而一八八五年之遷烏拉著，棲身無所，立錫無地，財盡返鄉，不敢東遷之弊，殆無有也，此因民數大增，地畝完竭，而欲廣開新地，預防後患之意也，惟是法固不厭其周詳，而意仍歸於恢復，以上所稱發給官地，平治道塗，業已繁費無度，而民生日用之所必需，如食物藥料之類，亦須加增，國家不惜如許金錢，無非爲興旺遷民之計，人人之所共見也，厥俄有餘，華民獲益良多，將來報效國家之處，亦效之所必有也，要之益於下者，不能不求無損於上，謀於遠者，亦不能不責成功於近，今日遷民一事，專在農人，農

之爲效差緩，則所以補足之所不及，而爲民之所切要者，又莫如工，大之設立城鎮，小之修築房舍，製造之廠，路礦之局，何一不于工取之，近來鐵路總局，屢因工人缺乏，開辦爲難，爲欲此項工匠駐工待用，非將官地若干畝，給與該局，准其久遠耕與各項工人承領，又令在沿鐵路一帶，度地居住，毫無禁阻，不能任意役使，日起有功，查西伯利亞需工之處，目前應亟辦者，莫如湖工，而東省之金礦，烏拉之金銀各礦，待於開採，亦未可置爲緩圖者也，坡面小者，填以土石，坡面大者，改以寛平，即其曲折最多，亦不過經二百至三百沙身，（每沙身六尺）而於其間，分爲兩段，首段八分，次段六分，路勢超平，雖在隆冬，無所阻滯，行之欲其穩也，東路貨車，每一汽車拖帶四十輛，近西一帶，山谷崎嶇，每一汽車，拖帶十六輛，特脫蘭斯拜勒之分段，與東省同處，該坡面甚堅，每一八輪汽車，拖帶貨車二十三輛，車之輛數，東省較多，路之程期，東省較速，算之欲其審也，西自興安嶺，東自東海濱省，自其分界穿過四山，其偏南支路，經過遼東地段，雖無崇山爲之界畫，而地勢屈曲，不便於工過，此則哈爾濱至齊齊哈爾一段，山路之外，所過之地，悉爲坦途，是不得謂非當日指定方向之效也，山路阻難之外，既爲河路，則起造長橋，又爲工程之大宗焉，查中國東省一路，通共造橋十四座，橋洞之寬，均過一百沙身，中有兩橋，一跨松花江，一跨渾河，寬自三百薩身，以至四百四十五薩身，不等，薩身之數，東西異宜，東路一俄里，合四沙身七，西路一俄里，合三沙身，東以哈爾濱相近松花江之橋，西以葉尼塞河之橋爲最長，皆入我國頭等橋梁之內，橋之身以鐵爲之，礮波之埠，以石爲之，用能持久不假修理，工程一節，臣已細心稽查，尙無偷減，浮冒之弊，惟地面之工，莫難於橋，而地底之工，又莫難於隧，興安嶺隧道一千四百五十沙身，自前工師所築，蘇拉木地，隧長一千八百七十四沙身之後，此爲第二次巨工，一千九百一年，開鑿伊始，臣過東省時，築已完竣，略加修補，約計一千九百三年，一律告成，此工未成以前，輪車往來，暫用盤山鐵路，約長十八俄里，現在盤山坡面寛大，此雖暫路，亦宜格外防備，保無險碍之虞，工不能悉堅，以其成之過速，道不能不

綫，以其地之過長，東段鐵道之暫路，共計長七十俄里，橋工未完之處，則又有暫時橋路，暫路之中，以附近盛京長十六俄里一節，最宜留心，此段路工與中國政府商明，避其陵寢，繞出十五俄里修築，迨至一千九百年，中國內亂，工料損傷，臣於修復被毀鐵路之時，復與該省大員，斟酌情形，改由盛京城內經過，正將陵寢地面左右護出，徑直不繞，工費兩省，渾河之上，建橋設軌，可將繞路一律裁撤，所有全路開工，均甚堅固，積水諸處，堤亦甚高，兩旁坡向，亦合地勢，闊寬約在兩阿森（每阿森二尺六）取其與俄國歐洲各處幹路尺寸相合，而與西伯利亞他路減至兩阿森三者不同，又恐石不能經久也，悉用重鐵軌以鎮之，每尺重二十四斤，並施加力學板，其堅實也若此，凡載重貨車，壓力最大，近軌之土，容易卸塌，非隨時填沙，不能穩固，是以趕防工役，沿途運沙，責成車站官員，務於一千九百三年夏季竣事，以無誤合例開車之期，惟該處每年夏季，霍亂盛行，工人往往因此辭去，致遲工作，前所稱給地建屋以養識之，似不可緩，以此上山，路橋之外，又有臨工堤工之各情形也，非特此也，沿鐵路旁，應建房舍，即當及時興造，以為安置俄國執事諸人，暨開辦鐵路員役之用，其餘尚有教堂學堂，書樓病院，胥關緊要，均宜逐段勘作，各處稅關，分頭舉辦之時，則稅關人員，所用房舍地面，除稅關不計外，尚須十萬六千方薩身，始敷分布，昔年利亞鐵路人員，房舍所占點地，每俄里合四至六方沙身，開辦之前，已覺房屋缺少，又須趕緊添建，以惠工員，查歐俄鐵路，尋常用房數目，每俄里合十五至十八方薩身，東路開行，興旺正不止此，目下東省所建土房木屋甚多，耗費極止，裕項支紬，運料艱難，勢難建造磚房，此等房屋，權宜廣備，屋內裝修，一切從簡，東方近樸，西人喜華，編構之初，正宜去華就樸，垂諸永久，此房屋一項，即宜興造之情形也，堤橋成路，不患其阻難，房屋備人，無虞於露處，則大端所得，百廢俱興矣，至於沿路所用之水，現止有百分之十，業已安設，欲於全路概用良水，則安設水管工程，不可不分段辦理也，查車行之時，沿途已有汲水機器，任便取水，勉供築路工人之用，松花江營口兩站，均有修

哩機器汽車各廠，計占去地而約合四千一百方沙身，亦不過取敷目前，臣已面飭工員，即用現在所有器具修築，將來經久之廠，諸處完備，先將現有局所，酌量裁撤，以節糜費，臣請再統察該路興辦之大概，以及添辦之細節，敬告於大皇帝，此段幹路，係屬創舉，非同俄國向來路章，所有度地施工，悉歸監修者自行經理，並未派有包工之人，築路華工，就近招募，亦非專門工程熟手，而且材木非取於東境，購運悉來自遠方，種種繁費，不可勝言，其間拳匪擾亂，停罷一年，時疫盛行，遲延兩月，自一千九百零一年，近南枝路先成，接連幹路，大致就緒，於是按照專章，設有暫行車輛，一千九百二年六月，添設信車，自滿洲里車站起，至旅順口止，行一百二十五點鐘，臣查看該路時，乘坐專車，計自滿洲里車站，至哈爾濱，五十點鐘，由哈爾濱至海參威，四十點鐘，自哈爾濱至青泥窪，五十點鐘，開行原爲查工見每過車站及大工程之處，各有停頓，以視尋常過客，自然稽遲，明年常行車輛，自滿洲里車站至青泥窪，計四日自森敏得堡至青泥窪，計十六日，至海參威計十五日半，此猶開辦之始，規制未能大定，快車行走，均在伊爾庫次克以西，而滿洲里以東，未有之也，將來通用快車，則行走時刻，尚有減少，臣已請東省鐵路公司，與特蘭斯拜喀勒湖鐵路公司，商議設立，自辦喀勒湖東岸梅索尼亞東站，至青泥窪，直行快車，中途勿庸更換，以捷往來，刻下東省鐵路，暫用三等車，及貨車之三等車，載運購定，車輛製自俄廠，已運到者，約居其半，運而未到，約居其半，然就運到車站之數，已敷開設快車之用矣，東省鐵路所用汽車坐車，悉以新法製成新式，相天氣之寒熱，裝飾務取其合宜，順地勢之險峻，修造總期於堅固，睡車飯車之用備，而人無上下之勞，十輪八輪之製成，而物有轉搬之便，臣身經其地，目覩其工，雖大體未盡，精詳粗節，實已完備，俟開辦鐵路總局，將斯路接條之後，擬於一千九百三年七月一日，定期合例開行，以仰慰大皇帝艱難締造開化東方之意，所有支幹各路，未盡妥善之處，臣於啓程之前，及此次巡閱之時，均各陸續查明，設法更正，事經十二年之久，欵計千餘兆之多，全路道里，越萬餘里之遙，執事工員，更數千人之手，大河峻嶺，隧道

堤工，阻之於前，火患頻仍，匪亂湧至，阻之於後，窮邊大漠，多難致之工人，時紹費贏，無可籌之的款，而卒能初終周間，聿飭厥成者，追原其故，蓋先皇帝定議之時，已矢藉西伯利亞，與別部交通之願，大皇帝敬承斯旨，不懈益虔，用能督勵庶工，兼收羣力，以宏此丕基也，此次所派監修工員，十分鄭重，故無有鬻貨減工之弊，上煩廣慮者，每遇工運費鉅，臣再三查察，該員必云監督等承辦築路，遇意料不到，爲難之處，盡力消弭，一切小費，無限計及，當以該員所稱爲近情理，照常信任，現已查考清楚，該監督等實無弊端，惟次等執事員役之中，難免憑藉匪亂，稍爲沾潤，然被吞數目，亦甚微小，不抵其中所省之多，未便澈底根查，致損監督顏面，而不爲任事者勸也，路工竣矣，而城工缺而不舉，則規制猶爲未密也，似宜乘此員役畢集之時，一面修補該路未盡之工，一面設立哈爾濱青泥窪兩處新城，以資控制。查哈爾濱荒郊散處，眞無人烟，自我俄人開築鐵路以來，即爲辦理鐵路總匯之所，地居松花江右岸，水道暢通，可提滿洲各處行船之便，而幹路分枝，向青泥窪旅順兩處，此城地位，適值居中，詢行旅之逋鶻，商務之總埠，總局初意，儘力多購地段，刻下哈爾濱城，及其將來附郭地面，共有卅三俄方里，五年前，自石黃茅之土，一變而爲崇墉巨室之觀，現今鐵路公司，又於民舍之外，建造應用公局多所，民居櫛比，市肆喧闐，尙有商人製造諸家，以及各項人等，接踵而至，誠恐物聚必爭，漫無限制，是以斯城之設，宜分三段，一曰新哈爾濱，一曰舊哈爾濱，一曰哈爾濱口岸，舊哈爾濱，多係土房，均在舊日燒錫附近，此處先作爲修路諸員住所總監工公所在焉，該處有一暫用教堂，僅容一百五十人，容俟擴充，以爲長久教堂之用，新哈爾濱者，城之中心，精華所萃，高埠平地，沃壤相間，江水漫發，無處淹沒，其中地方各官所占地段，長四俄里，寬一俄里半，又不足用，益以石房三百所，占地一萬方沙身，公所已收擬其占地面約一萬五千方沙身，各該公所之中，鐵路總局，電報，郵政局，醫院，男女學堂公所，客棧，商務學堂，以及各項人等住房，悉集於此，一千九百年，已造一大教堂，可容五百人者，爲俄人唪經之所，哈爾濱口岸，皆係鐵路所用局廠，近鄰停船碼頭，

松花江之左岸也，店肆住房，亦如内地，而商業之興盛，則又過之，巡捕收火兵權且暫設，實風不敷，巡察鐵路公司，已在該處建造房屋，共占地面約二千方沙身，外有鐵路轉時修理二處，並即從長計議，改爲永久修理之廠，戶口日衆，已兩萬人，不免有地窄人稠之患，是以屢申厲禁，不準商民人等，在鐵路界內買地，而界外餘地，尙多聽人購取，故公司又有候望拍賣地面之舉，查一千九百一年六月，拍賣一次，共二百五十五段，約地九萬三千沙身，售得俄銀三十七萬盧布，其中一百九十四段，共地六萬九千方沙身，皆在口岸，該處商業興盛故也，其新哈爾濱城段內，共賣出地面一萬二千方沙身，臣在哈爾濱時，查得租地一節必須先與中國東省鐵路總局設立妥善章程，訂定至少地價若干，用以鼓勵商民，推廣廠局，又哈爾濱，須先設商行，製造廠地租，可以緩期給付，惟此限不可太久，至多不過二三年，且須給與可以一次付清之人承領，現因哈爾濱，尙無照常公蓋局，（俗稱工部局）擬以租地之款，修築街道，及各項工程，如何修築之方，經臣指示東省鐵路總監工茹格維志，遵照辦理。此節次經營哈爾濱之情形也，鐵路南枝盡頭處，爲青泥窪，刻遵大皇帝之諭，以此作爲極東商務第一口岸，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與中國政府訂約，關東地面，租與俄國之時，大皇帝即有此意，因歐亞最長，鐵路至此爲止，近臨黃海，冰不能封，故也，約中已明示此意，內稱旅順止，爲中俄兩國兵輪口岸，至大連灣，除口內一港，亦照旅順口之例，專爲中俄兵艦使用，其餘地方，開爲商埠，各國商船，任便可到，本國政府，已將約文所稱各節，逕登官報，詳細聲明，備各國在極東舉辦商務製造，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大皇帝復明降諭旨，以青泥窪將及建築，作爲無稅口岸，戶部大臣，其專司建造此城，及其商埠，將此宣布，俾衆周知，臣奉諭之後，當即派員估價承辦，深知此城，於商務最關緊要，是以駐青泥窪之時，留心查勘，凡其占據之形勢，坐落之地，何處便於建砲台，何處便於起船塢，何處宜於開通街道，何處宜於設立碼頭，周圍巡視，大勢了然，灣中四面環山，風浪之所不及，商船聚泊，實爲相宜，城分三段，一爲局所之地，一爲商務地面，一歸西商，一歸華商，刻下局

所，業已完竣，此段之內，有鐵路公司，專司修築口岸事宜，有東省鐵路輪船局，兼備載運東西遊客，宿置房舖，日盛月新，其餘教堂學塾病院客棧公所，一切規模，悉與哈爾濱相類，俄華銀行，亦於該處設爲暫局，各段街道，填以碎石，城中開濱河道，安設電燈水管利用之具，無所不備，大致局面，殆將就緒，高於地面一段，中西商人，分處其內，現經東省鐵路公司會議，先將該處街道填平，並於西人段內，建造俄國教堂，商務學堂，他如中國戲園，送經入籍華商，先後起造，華人之遊斯土者，悠然有鄉里之風，則將不招而前，不期而至，於俄人工商之業，兩有所裨，即城工竣矣，而口岸之工，緩於從事，則西商亦不無觖望也，惟是該處灣環蟠曲，水道深淺不常，非全用石堤，不足以資障蔽，約計石堤起訖，所占地面四十三萬方沙身，與阿臺沙海口相同，有時澀退沙停，挖泥機器，當須購備，總期口外水深二十八尺，方可爲太平洋大輪船停泊之用，灣內水深十八尺，方可與各炮船入水尺寸相合，以備該船停泊之用，臣自青泥窪啓程之時，所見機器挖泥，約有二十五萬方沙身，合計已約全工之半，長闊伸入海面，以石爲岸，長一千二百沙身，此處可停洋面大輪船八艘，砲船十數艘，去歲已有商船至此停泊，其東省鐵路公司修理船隻之乾船塢，業已修妥，凡船隻入水，不過十八尺者，均可在該塢修理，現另造一大船塢，以便修理大船，亦已動工，一年之中，約可與青泥窪城同時完竣，該處既爲無稅口岸，則東西洋商人之所萃集，利之所在，弊亦宜防，且始事之章程，未能立定，則後來之修改，窒礙良多，應布者，既未可以後時，應斟酌者，亦無取於欲遠，總期城市口岸，一氣呵成，應有盡有，可久可大，足符大皇帝設此莫大商埠之本意，然欲達此期望，要領頗多，亦須預爲籌畫者，查青泥窪成爲商埠，原視東省鐵路運來商貨多寡如何，商貨之中，煤爲大宗，凡海口有煤，與行使輪船，殊有關係，細察滿洲南面，煤礦最多，出產青黑各煤，不知其若干鉢，特必使其容易出口，屯積於青泥窪，實爲至要，現在辦理此事，成效尚不可知，綠谷礦之煤，成色互有參差，銷售自分難易，臣復令在事各員役，廣爲查勘，續查得盛京附近陽台煤礦，出產甚豐，上年巡閱鐵路時，親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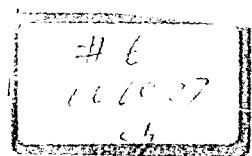
此礦，約與中俄界面附近之北達爾尼煤礦相傍，現經鐵路公司開採，兩處之煤，已足供用，益以滿洲南面之煤之運赴青泥窪者，煤斤一項，無虞缺乏矣，或有以青泥窪，宜改萬國通商口岸之說進者，察其所言，亦與大皇帝前諭相符，該處居民商務農業，應照極東興盛警察最良之處，設法彷彿，不可一毫阻撓，陰其商務，製造之規模，凡四人僑居，予以限制，以少為是，既為商埠，自以與商為正辦，則民房之占地，不可寬於鋪戶也，臣又以為該地，治理合宜，仍應遵大皇帝前此批准章程，按治理遼東地面，專設公董局，藉資稽核，並合本處情形辦理，查遼東暫治章程，知府之下，有公董局，各董公會管理地面，出入款項，及一切應行工程，公會應以知府為長，公舉會董六人，入局辦事，青泥窪東海之第一口岸。自後興盛，似非遼東所及，宜就原章變通一二，一千九百二年五月十七日，奉大皇帝諭，該埠公會，即仿設暫局，准東省鐵路公司，選派一人，與議此會之權，及其應辦之事，暫由修理該城口岸工程總監工代行，准東省鐵路公司，現已在青泥窪買地，地段分定，商鋪林立，似此暫局，究不足以整理地方，必援例改為長久辦法，臣已與該省總督，按照遼東章程，選舉會董，並此會辦事之所，暨有關臣部之事，會商經理，凡可以稱興商業，鼓舞商情之法，不厭求詳，俄素非以商務立國，大商家資本充實者，既不如為英人法人之多，而人自為謀，衆情渙散，若非諱飭殷商富戶，急於青泥窪廣購房舖，則商業難期其振興也，雖有房舖，而非素善經商之人，亦不足與他國爭勝，該處本非為我一國通商，乃各國商貨往來之地，俄商之興旺，專視其與各國互市之大小，總期往返交易，日臻習熟，無稍阻碍，則商情可漸期鼓舞，此節次經營青泥窪之情形也，哈爾濱為鐵路之總匯，青泥窪大連為商務之總埠，而上受哈爾濱灌輸之益，旁受青泥窪侵占之損者，為海參威埠，為南枝鐵路盡頭第一緊要之處，不啻為青泥窪東海各口，貨物過境，屯聚及滿洲，與各國貨物互換之區，青泥窪設立之後，該處商務，諸多妨損，商民嘵有煩言，今欲設法保存，惟有將青泥窪商貨稅則，及他項章程，較該處利益稍遜，差足抵制，然與大皇帝初意有相刺謬者，初據遼東兼有鐵路，舟車所至，通至黃海，若

不於此終年不凍之海岸，改立商埠，不但目前之利益，不能宏圖海陸，攘括東西，所謂開化東方者何如，顧少節而失大利，實非策之得者也，青泥窪終年行船，去中國津滬繁盛之區，水程數日，中華商賈，聞風爭赴，海參威舊有之城，勢難與新設之青泥窪相較，兩處同爲俄埠，自當權其輕重，酌其損益，以合於極東經營之宗旨，擬於海參威青泥窪商務界線之內，畫分分割，不致彼此相奪而已，滿洲南面一帶商務，歸青泥窪，阿穆爾省滿洲北面二帶商務，歸海參威，臣前抵東方，已將外國貨物，由海參威過境入滿洲，並保護該處商務辦法，與該商員詳細指示，此爲海參威預籌抵補之情形也，惟國家非常之舉，輔翼者少，而營議者多，或謂大連埠一城，非目前所必需，徒滋繁費，無濟要功，建城以來，一切費用，已合十八兆八十五萬盧布，工成計算，必不止此，此亦慎重度支之意，不知該處商務，任便興行，自有補還國家之處，未易一二爲衆人言也，即舉現在成效論之，地畝一項，紛紛購置，本年十一月，售賣地畝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万沙身，每方沙身二十五盧布，價四十二萬五千零二十七盧布，人數愈增，商務愈盛，地價愈漲，按此合算，六十萬方沙身，所得地價，在東省鐵路公司內，已有十五兆魯布，查現在可售之地，尚止有四分之一，俟全境開通，則所得之地租，已多於城工數倍，我極東一帶地面，自築西伯利亞，及中國東省鐵路以來，一切生財之方，事事變動，非小補也，十年之前，特蘭斯拜喀勒等處，界面雖長，目下體察情形，尙無須設立稅關，以防備外國貨物，由此侵入西伯利亞，及俄國西境，極東往來商務從前惟有拜伯勒湖，或繞湖南之路，可資營運，若再南至美利曼窩北岸至斯斯特列田斯克等處，大山茂林，終歲無人經過，直至修築西喀利亞鐵路而後，風氣漸開，均出其土產貨物，以交通於外，太平洋面，我國各口中最大小者，海參威雙城子兩處，享無稅利益，因是我國沿海一帶，以及黑龍江沿岸僑居之民，得購取外國貨物，以轉售

於內，此開通程爾等處之情形也，至散處內地之民，需用水路販運之貨物者少，需用中國陸地入境之貨物者多，所謂陸地入境者，茶綢緞三項，尤大宗也，按一八六二年與中國訂立陸地通商章程，復於一千八百八十年，森彼得堡立約，定准兩國界內，各五十俄里，（計會中國一百里）不必派人巡察看守，彼此任便往來，互市無稅，是以阿穆爾及薩蘭斯拜喀勒一帶，商貨沾此便益，該處開稅界線，統設於拜喀勒湖，其中各處湖濱稅關，派員稽察，貨物發往之處惟伊爾庫次克及恰克圖兩處，為商貨之大路要亦中國之貨，由此出入，其日本出產，及由太平洋各口入境之各外國貨物，不經此路，以其繞越過多，運費太昂也，中國製造未興，所產三項，與我尤有關係者，惟茶一物，然亦止增關稅進款，並無別項情節，故照關稅章程，一千三百七十餘條，所有中國出產，除茶銀條酒及不准入口之燒酒外，餘均准其由陸路入境，免稅放行，自造西伯利亞鐵路以來，情形日變，修成一里西伯利亞，與歐亞相近一里，漸至外國貨物，可經由東界以入俄國內地市面，自是鐵路至伊爾庫次克，過拜喀勒湖，抵斯特列田斯克，即有常川不斷輪船，是則或由鐵路，或由黑龍江，已與太平洋海岸一帶相連接矣，東界既開，外貨援入，我稅關保護本國出產之法，幾被毀壞，亟須迅速設法補救，前奉大皇帝諭，按二九百年六月十日則例，將海參崴雙城子兩處無稅口岸封閉，他國貨物，一例杜絕，除中國所產各物，仍前往來外，亦不准無稅由陸路入阿穆爾省，即由口岸進入，均須按照總稅則納稅，查向來外國之貨，運至阿穆爾一帶者，例由海參崴雙城子入口自此稍下再用鐵路轉運，因我稍南，新設船路，及通北滿洲各路，均不易行，且松花江內，不准任便行船，東省幹路，修至海參崴，阿穆爾省岸南面口岸，中國人民衆多之處，尙有沙漠為之間阻，外國貨物亦難銷售，溯自昔年我國佔據遼東地段以來，南頭支路，始定修築此路，與松花江相接，而由雙城堡，卜海，寬城子，雙廟，以直接於錦州以上，營口一帶，貨物由此新路轉運無阻，路工至此，幾於成矣，而臣於查勘之便，於各該處總分稅關，雖經陸續酌量增設，其中尙有未盡事宜，不能不補行陳奏者，內除華貨稅項，按照舊則，大連埠稅關，另需新立，不於

此次議悉及之，茲特欲爲保持海參威商務起見，則稅務一節，宜有定章，現在該口設關辦法，所有貨物，於進口時，應立卽輸納進口稅，倘再出口，亦不將所納進口稅補還，是以設有自便口岸，所謂自便口岸者，係將口岸分出一段地面，作爲界限，貨物於未輸納進口稅以前，不能出其界限，以入內地，惟在該地段內者，可以作爲未入交界之貨物，即由此運回外國，稅關悉聽其便，當海參威爲最要入境口岸，貨物之運赴阿穆爾及滿洲東北一帶，局面尚在未定，商貨銷售，毫無把握，若運大宗貨物入口，先付進口稅項，第一銷場阻滯，甚不合算，涉險而無僥倖之利，亦商情所不願也，今能改爲該貨出口銷售若干之稅，滯銷之貨，准其運回，不責令輸納稅數，則商無顧慮，踴躍倘來，似亦保持商務之一策，蓋斯路創興，東以擴充商務爲主，故於此不能不加審慎也，以上所舉大概情形，有臣從前身任其事，而深知其原起者，有此次足跡所至，而明得其要領者，有履勘之時卽已就近分飭員役，切實舉辦者，有回都城之後，須逐細面商各部，酌議續辦者，亦必有奉大皇帝批准，始施行者，如此巨工，如此巨費，徵大皇帝主持於上，曷克臻此，或有以北美洲合衆國及坎拿大之鐵路相擬者，臣謂以長短言，美洲之東接大西洋，西連太平洋，雖不爲短，然比之西伯利亞，直十之五耳，以難易言，則美洲之西刺涅伐特之懸崖峭壁，似不若西伯利亞雅布羅諸山嶺之窮遠幽深也，至於美洲所過之地，多屬沙棘，比之西伯利亞之肥饒，抑又有間，臣深知斯路工程之鉅，籌畫之難，關係之多，告成之利，是用歡欣鼓舞，舉其事以聞，





民國十五年六月出版

定價每冊大洋三角（郵費在內）

編著者 雷殷

印 刷 者 民大印刷部

發 行 者 民大出版部

